

孟姜女故事

研究集

第二册

一古杞良秦始皇時北築長城避苦逃之因入
孟起後園樹上起女仲姿浴於池中仰見杞良
而突之間曰居是何人因何在此對曰吾姓
杞名良是燕人也但使役而築長城不
堪幸苦遂逃於此仲姿曰請為君妻良曰
娘子生於長者家在深宮容自艷觀為為
後人之逃仲姿曰女之體不得弄見丈夫君
勿辭也遂以狀陳父而父許之夫婦禮畢良
往作所主曲怒其逃走乃打斃之并築城內
起不知死遺骸欲往代之聞良已死并築
城中仲姿既知悲哽而往向城踰跌其城當
面一時崩倒死人白骨交橫莫知孰是仲姿乃
刺指血以滴白骨去若是杞良骨者血可流
入即滲血果至良散血徑流入使將歸葬之
也出同賢記二說不同不知孰是

唐中寫本玉集

~~162246~~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84168

民俗學會小叢書之一

孟姜女故事研究集

(第二冊)

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編印



~~124934~~

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第三冊目錄

式



孟姜女故事的轉變

吳立模 (頁一)

顧頡剛啟事

(頁一三)

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第二次開頭

顧頡剛 (頁一八)

杞梁妻哭崩的城

顧頡剛 (頁二七)

杞梁妻的哭崩梁山

顧頡剛 (頁四一)

孟姜女十二月歌與放羊調

顧頡剛 (頁五五)

孟姜女在元曲選中的傳說

鄭賓于 (頁六五)

黃世康秦孟姜碑文攷

錢肇基 (頁七五)

孟姜女事蹟考畧

鄭鶴聲 (頁八三)

孟姜女邊塞風沙

徐玉諾 (頁一〇二)

圖畫

顧頡剛(一一八)

徵求

顧頡剛(一二九)

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第二冊

孟姜女故事的轉變

吳立模



(文學研究會會刊『星海』上)

這一定會引起我們的莫大的駭奇：只要指着粒粒的蠶子，同撲撲地飛的蠶蛾說：「牠們是一物呀。」當我們沒有熟悉蠶子與蠶蛾的關係的時候，我們至少要反駁着說：「不，不，牠們不相同，他們不是一物。」

同一的，我們也一定會十分的駭奇的：只要指着左傳上的杞殖同現代歌曲中所傳說的萬喜良，左傳上的杞殖妻同現代歌曲中所傳說的孟姜女說：「他們都是一人呀。」當我們沒有熟悉杞殖同萬喜良，杞殖妻同孟姜女的關係的時候。我們至少要反駁着說：「不，不，他們不相同，他們不是一人。」

眞的，他們實在是不相同。我們先着左傳上說：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於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一）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終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二）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註一）華還字周。

（註二）杞殖字梁。『杞』又作『莒』，『殖』又作『植』。

牠說的是：杞植是齊大夫，死於襲莒之役，而杞殖之妻是一個賢慧知禮的女子。

再看現在民間所流行的孟姜女送寒衣唱本上說：

……華亭有個孟隆德，所生一個女千金，……取名就叫孟姜女。
……蘇州有個萬員外，所生一子在家庭，……取名就叫萬喜良。
勿唱蘇州萬喜良，要唱京都萬歲君。只爲江山來作亂，要造長城萬
里程。萬里長城工程大，若無神仙造勿成。造起長城還猶可，要傷
百姓一萬人。天上神仙來知道，變化凡人來送信：『蘇州有個萬
喜良，一人可抵一萬人。』君王聽奏龍顏喜，皇榜掛到蘇州城。六
門三關都掛到，要捉喜良造長城。……員外聽得渾身抖，……打發
孩兒去逃生。喜良逃出自家門，……逃到松江一座城。……抬頭看
見一園牆，……將身挨進花園門，……暫借園中過一夜，明朝絕早
就動身。勿唱喜良來住夜，再唱孟姜一段情……輕移細步下樓來
，來到花園歇涼亭。……手拿宮扇乘涼坐，狂風吹扇落池塘。……

高喊多時無人應，只得自己下池塘，就拿衣裳來脫下。孟姜轉身下池塘，抬頭看見好必慌。望見有人棕櫚上，小姐連忙穿衣裳。……『立過海誓山盟愿，見我白肉是夫身。』……二人來到廳堂上，隆德一見笑盈盈。……『我也單生只一女，招你爲婿結成親。』……家中大小忙碌碌，端正，(三)花燭做新人，不料好事多磨拆，外面頃刻得知聞，團團圍住孟家門，要捉喜良公子身。……麻繩鐵索來鎖住，好像一個肉餛飩。……『我到長城身必死，小姐出帖另招親。』……『我是終身不改嫁，我夫日後見吾心！』夫妻正在分別苦，欽差催趕不留停。……解到長城身有病，築城三日命歸陰。……孟姜說與爹娘曉：『孩兒定要到長城。』……一路神靈來保佑，七日七夜到長城。……高哭三聲天又暗，低哭三聲地又昏。……高哭三聲城又塌，露出喜良屍骨真。……孟姜痛哭喜良身：『我夫爲何造

長城！罵聲昏王無道理，屈死我夫喜良身！……罵君之罪非小可，解來金殿見分明。……萬歲一見龍顏喜，「原來此女貌超群。」……『孟姜若肯嫁朕身，封他正宮第一人。』……『萬歲要我宮中去，依我三件小事情：……高橋一座在長城，十里長來十里闊；十里方闊造墳墩；萬歲身穿麻衣孝，親到長城祭丘墳。』……親身御駕祭丘墳。……始皇拜完來思想：『孟姜必定肯應承，……朕今要你宮中去。』孟姜聽見怒生嗔，『將我喜良親夫害，……還想我去逼成親！』孟姜跳入長橋下。……『孟姜貞烈果然真。封他夫妻人兩個：一個封爲天仙女，一個封爲大王身。』（全歌之六分之一）

（註三） 端正，卽預備。

牠說的是秦始皇建造長城，害死一個平民，並且想他的妻子，使她殉節。拿這兩篇相比較，不特事實的迥異，卽姓名，時代，地方亦絕不相同。

。要是我們單單看了這兩篇，那麼，誰也不會承認說：「牠們所說的都是
一人。」

假如只因爲他們的不相同，而茫茫地就說：「他們一切都不相同，他
們絕對是兩人，這固然是淪于強斷了；但倘使貿貿然不加註釋地說：「他
們實在是一人，」這也太莽畧了。所以我們必得先把他們的傳說的漸變，
漸變的傳說，細細的加以考究。

第一，我們在檀弓上，就可以尋到一篇杞梁同杞梁妻的記載：

曾子曰：「賈尙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於奪，杞梁死焉
。其妻迎其柩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
，則將肆之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
無所辱命。』」

這篇因爲同左傳著作的時代相去不遠，所以他們的記載幾乎完全相同。所

最要注意的，只是多了「哭之哀」三個字，在這三個字上就顯出漸變的痕跡了。左傳上並沒有提起她的哭，檀弓上就哭了，而且哭之哀了。

其後在孟子告子篇上，也有一句說到杞梁之妻的事情：

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

他把哭字更放大了，不特是哭之哀，並且是善哭其夫；不特是善哭其夫，並且能變國俗了。這一來，可見杞梁之妻的哭的聲勢真浩大了。

因為哭的聲勢的浩大，而後世要描寫這個「哭」的，自然非在哭上寫到極點不可。於是劉向列女傳上的「齊杞梁妻」條說：

齊杞梁（殖）之妻也。莊公襲莒，殖戰而死。……

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屍於城下而哭。

內誠感人，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

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則倚父，夫在

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依以見吾誠，外無所依以見吾節，我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

他因爲要極力寫杞梁之妻的哭的聲勢之大，雖已說「內誠感人，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猶以爲未足，一定要說到「十日而城爲之崩，」於是比「變國俗」更覺得有力，才算是描寫得透澈了。

哭到如此，真是無以復加了，於是牠的變化又在歌的一方面進行。在「既葬曰」的一段裡，就可以看出杞梁之妻又有善歌的傳說來。再有，蔡邕琴操的「杞梁妻嘆」條說：

杞梁妻歎者，齊邑莒殖之妻所作也。莊公襲莒，殖戰而死。妻嘆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外無可依，內無所倚，將何以立；吾節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矣！」於是乃援琴而鼓之曰：

「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哀感皇天兮城爲墮。」曲終，遂自投淄水而死。

古詩十九首上也說：

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

在這上，可見杞梁之妻的歌曲在漢代流行的狀況。（現代的孟姜女唱春，便是這一類的東西。）她變國俗的哭聲雖沒有傳下，而後起的歌曲倒至今盛行，這也不是作檀弓和孟子的人所想得到的。

以上所引據的書，雖是這段故事已經有着變更，而齊侯只是齊侯，杞梁只是杞梁，杞梁妻只是杞梁妻，伐莒只是伐莒，正像蠶的幼虫時的變化一般，不過長大，變白，但形式還是一樣。牠變化得最快最奇特的時候，只在成蛹，成蛾的當兒。像現在所傳說的孟姜女送寒衣，自然已在蛾的時代了；而從蠶成蛹，從蛹成蛾的時代乃自晉至元之間。

在樂府詩集裏，我們可以得到兩首對於杞梁之妻的歌詞。吳邁遠的一篇沒有大關係，我們不必去提。貫休的一篇，是很重要的。他說：

秦之無道兮四海枯，築長城兮遮北胡。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嗚嗚：『上無父兮中無夫，下無子兮孤復孤。』一號城崩塞色苦，再號杞梁骨出土。疲魂飢魄相逐歸，陌上少年莫相非。

這真是一個重大的變更！他所說的幾乎完全同古來所傳的不同，而都與現代所傳的相似。像齊侯的轉爲秦始皇，伐莒的轉爲築長城都城的轉爲長城等。所留着沒有變換的，只有姓氏了。正像蠶的成蛹，一切都不同了，只留着圓滾滾的身體，節節的段紋罷了。

在貫休之後的書，我們再拿孟子疏來看，就見到其中一段關於此事的傳說：

或曰，『齊莊公襲莒，（梁）逐而死其妻孟姜向城而哭，城爲之崩』。

竟連她以前所說的名字都變更掉了！雖則他還懷疑而不敢決定的說，然而當時這種傳說的普遍，使得做經疏的人也不得不採用，他的勢力之大也可知了。在這上，我們可以知道在撰孟子疏的時候——宋，——杞梁妻的一部分已經變爲孟姜了。

至於元明之間，歌曲盛行，當然不少關於此事的傳說，記載，只可惜我們無力去搜尋，或者連書本也燬滅了。我們只可在曲錄裡頭，尋出三種關於此事的歌曲。

孟姜女（唱尾聲） 一本——金人所作。

孟姜女送寒衣 一本——元彰德鄭廷玉所作。

孟姜女 一本——王靜安先生按說云，『見沈璟南九宮譜中。與金人院本，元人雜劇名目相同，然其下註爲傳奇，又入南曲，知爲明人傳奇無疑矣。』

我們雖僅僅見了目錄，不知道牠的內容，但我們總可以斷定牠們所說的，一定是變更後的孟姜女，一定是同現在傳說差不多的孟姜女了。至於杞梁的轉變爲萬喜良，當亦在這個時期之內。（喜良同杞梁，是音的轉變，至于加出一個萬字，不過要拍合到『一人可抵一萬人』的意思。）

有了以上的種種的證據，而我們就得到一個斷論，高聲放胆地說：『杞梁同萬喜良，杞良之妻同孟姜女的確都是一人，不過他們的轉變是漸而不是驟突罷了。』

我們知道了孟姜女故事的轉變如此，就可以依着此例證明一切古來傳記的不可靠。這本是不可免的事。假如我們集了幾十個人在一處，用一句簡單的說話轉展遞傳，傳到最後的一個，一定會同最先的一個所說的大爲差異，更無論時代的遠隔，記載的浩瀚，有無數造成這種變遷的機會了。

十二年，十二月，一日。

我久欲做一部『故事轉變錄』，只是得不到時間，不知何時才可動筆。近與吳秋白先生同寓，把這層意思告訴了他，他很欣然，就把孟姜女的故事作成了這一篇。可惜我將北行，不獲與秋白共做此事，甚以爲恨。如果有人先我爲之，把幾百樁流行的故事一一考出牠的來原與結果，那最是有功中國文學史的了。

十二，十二，三，頡剛跋。

顧頡剛啓事

（北京大學歌謠週刊第七十六號）

孟姜女專號，到今已是第五次了，但論文還沒有續作，這真是對於讀者諸君極端抱歉的。所以這樣之故，一來是我太忙，找不到幾個整天的空

閒；二來是材料愈積愈多，既不忍輕易結束，尤不敢隨便下筆。我的壞脾氣老是這樣：一個問題橫在心中，便坐立不安，想去尋找材料；等到材料多了，愈分愈細，既顯出起初設想的錯漏，又驚怖牠的範圍的廣漠，而且一個問題沒有解決，連帶而起的問題又來要求解決了，終至于望洋興歎，把未成之稿束在櫃子中而後已。所以若干年來，終歲勤勤而沒有完工的長篇文字，也就爲此。近來不知何故，成功的念頭頗爲強烈，固爲好奇心隨時激起的衝動究不能完全抑制，但總想盡我的力，對於某幾個問題作爲深密的研究，不因了望洋興歎而就停止。倘使竟能由這個意志戰勝了衝動，雖是減少了許多在藝圃中的優游欣賞的風味，或者可以逼出一點成績來。孟姜女的問題，在我的腦海裏已經盤旋了近三年了，至今幸有歌謠週刊作發表與徵求的機關，又有鍾敬文，劉策奇，常維鈞等諸位先生常時給我以啟發與勗厲，極想趁着這個機會，作一番澈底的考查。整篇的論文將來

固是要做，但在各項小問題的材料未整理時，打算暫時停頓。自專號第六次起，每期登出短篇論文一篇或二篇，爲整理小問題之用，並爲結集長篇論文的豫備。論題甚多，就現在想得到的臚列於下：

- (1) 杞梁妻哭崩之城。
- (2) 杞梁妻的哭崩梁山。
- (3) 送寒衣的來源。
- (4) 孟姜女的名字的來源及其轉變。
- (5) 孟姜女之夫的名字的轉變。
- (6) 孟姜女的成婚。
- (7) 新婚的別離。
- (8) 殺人厭勝的傳說。
- (9) 神話中的孟姜女。

- (10) 孟姜女故事與各省區。
- (附) 孟姜女故事地域圖。
- (11) 山海關的孟姜女。
- (12) 潼關的孟姜女。
- (13) 同官縣的孟姜女。
- (14) 徐水縣的孟姜女。
- (15) 澧州的孟姜女。
- (16) 廣東廣西的孟姜女。
- (17) 江蘇浙江的孟姜女。
- (18) 元曲中的孟姜女。
- (19) 孟姜女的戲劇。
- (20) 孟姜女歌曲與閨怨詩。

(21) 孟姜女與他種故事的比較。

(22) 孟姜女故事分類表。

(23) 孟姜女故事演進圖。

(24) 孟姜女研究引用書說明。

凡是一件事情，只要真心去做，沒有不是『作始也簡而將畢也鉅』的。當去年十一月中動筆的時候，原想做了一萬字就完篇的，那裏料得到竟有這許多可以研究的題目呢。所以這個問題儘管討論下去，在歌謠週刊上延至五年十年也是無足爲奇。只要讀者諸君不致厭倦，我決可以始終其事，不會無端把這意志消滅的。

我想，弄明白了這一件故事，亦許可以供獻與研究別個故事的人以多方面的便利，所以登在週刊上的討論與記載，應求暢盡，不妨犯着辭費的批評。只是週刊的篇幅不多，而且別種的材料也都有從速發表的必要，勢

不能專爲這個問題出力。所以我想在週刊的每四期中登出孟姜女專號一期，或在十期中登出三期。不知讀者諸君以爲如何？

讀者諸君如有新的材料見到，或有舊的材料回想到，均請隨時採集寫錄，寄至北大三院歌謠研究會轉交。至于他種故事可以與孟姜女故事比較的，或可以說明孟姜女故事的，亦請一例搜採寄下。

討論的文字，我想暫不出書，先將週刊上登載的附錄添印，名爲『孟姜女歌曲』。等到孟姜仙女寶卷登完之後，即將歌曲第一冊出版。

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第二次開頭

顧頡剛

（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週刊第一期）

孟姜女故事專號在歌謠週刊上發表了九次了。現在歌謠週刊併入國學週刊，這個故事的研究文字就要在這個新週刊上作長期登載的材料了。

歌謠週刊雖出版了三年，看見的人依然不多，所以在這個新週刊出版

時，應當把孟姜女故事的研究的經過作一個簡單的說明。

民國十年的冬天，我爲了輯集鄭樵的詩辨妄，連帶輯錄他在別種書裏的詩論，因此在通志樂畧中見到他論琴操的一段話：

琴操所言者何嘗有是事！……君子之所取者但取其聲而已。……又如稗官之流，其理只在唇舌間，而其事亦有記載。虞舜之父，杞梁之妻，於經傳所言者不過數十言耳，彼則演成萬千言。……

杞梁之妻卽孟姜女，這是我一向知道的；但我卻並沒有想到『初未嘗有是事，而爲稗官之流所演成』。經他一提示，纔知道裏邊原有一段很複雜的因緣。這是我對於她的故事的第一回。

但我對於她的故事雖因鄭樵的話而激起注意，終究是一種極微薄的注意，所以也不會得到什麼材料。民國十二年的春天，讀姚際恒的詩經通論，他在鄭風的有女同車篇下注云：

序……謂『孟姜』爲文姜。文姜淫亂殺夫，幾亡魯國，何以贊其『德音不忘』乎！……詩人之辭有相同者，如采唐曰『美孟姜矣』，豈亦文姜乎！是必當時齊國有長女美而賢，故詩人多以『孟姜』稱之耳。讀到這一段話，使我忽然想起了孟姜女，就在簡端批道，『今又有哭長城之孟姜女』。經了這一回的提示，我又知道孟姜女故事的流傳的久遠，在未有的杞梁之妻的故事時，孟姜一名早已成爲美女的通名了。這是我對於她的故事的注意的第二回。

從此以後，關於她的故事的許多材料，都無意的或有意的給我發見。我對於她的故事的演化，的循序，不期的得到一個線索。十二年的冬天，上海文學週報社要出白期紀念的特刊，囑我撰文。我很想把這一個故事的變遷作一篇記述的文字，可是預備北行，束裝匆匆，不及動筆，就把收得的材料交與我的表弟吳秋白先生，由他做了一篇孟姜女故事的轉變，登在

星海上。經了這一回文字上的聯串，更把我的若明若昧的孟姜女故事的觀念變成了清楚明白的孟姜女故事的觀念。

自從前年冬間到京之後，因他種事件的煩忙，使我把這項研究停止了半年，幾乎忘記了。去年暑中，偶然翻覽京漢鐵路局出版的燕楚游驂錄，在徐水縣一篇中見到明週以庠的忠節堂記，鄭昱的新建孟姜女廟記，以及畿輔通志，臨渝縣志等書中關於孟姜女的記載。驟然發見了一個寶藏，使我感受到極度的快樂！偶和董彥堂先生談及此事，他說他有一本河南的唱本，（即專號中歌曲二所載，）可供參攷。他給我看時，又使我吃了一驚。孟姜女故事的現代傳說，我原只有蘇州唱本一冊，但也沒有不滿足之感，因為孟姜女的『送寒衣』，『哭夫崩城』，『徇節而死』的幾個節目，從沒有聽見差異的傳說，想來是各處都同的。不料翻出這一本河南唱本，除了幾個大節目外，所敘事蹟全與蘇州唱本不同，這就使我詫愕起來了。上一年中

所發見的材料，純是縱的方面的材料。是一個從春秋到現代的孟姜女故事的歷史系統。我的眼光給這些材料圍住了，以爲只要搜出一個完全的歷史系統就足以完成這個研究。這時若到了徐水縣的古蹟和河南的唱本，纔覺悟這件故事還有地方性的不同，還有許多橫的方面的材料可以搜集。於是我又在這個研究上開出了一個新境界了！數月之中，左采右集，居然得到這件故事的根據地七八處。

這件事情經過了近三年的醞釀，頗以得一解決爲快。那時歌謠研究會正豫備在週刊上多出專號，要我揀一個題目做，我就提出了孟姜女；論題依然用『孟姜女故事的轉變』。秋白這文，不過三千字左右；我的材料既搜集得多了，想來可有萬餘字，所以在下筆之前，就對常維鈞先生說，『這期的專號由我包辦了罷』。那知一經動筆，寫了一萬二千字只到得北宋。北宋以後，材料更多，因此想把專號分成三期，在第三期中把這文登完。

那知我還未動筆做中篇，而投寄的唱本，寶卷，小說，傳說，戲劇，歌謠，詩文……已接疊而至，使我目迷五色，耳亂五聲，感到世界的大，雖是一件故事，也不是我一個人力量所能窮其涯際的，於是把我作文的勇氣打消了！老子說，「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我要擔負這項難而大的研究，所以我要從易而細的地方做起。在過去的半年中，我不作關於這件故事的全部的文字而屢作小問題的研究（如杞梁妻的哭崩梁山，杞梁妻哭崩的城等），就是爲了這個緣故。

我真感激許多師友的幫助，屢屢給我見到簇新的材料，使我從這些材料上發生許多小問題，可以作一部分一部分的解決。我深信這些小問題研究完畢時，這件故事的全部的研究工作必然很簡易而研究材料必又很豐富，比了以前的想在三期之中作完的，在內容上真不知可以充實到多少倍。

我苦于事忙，不能用全副的精力做這項研究。但我決計把我的精力分出一部分放在這裏，使我在長時期之中作連續不斷的研究。現在擬每星期寫些入國學週刊，字數少則三千，多則五千。論文一個月作一篇。材料方面，現在自己搜集到的和他人寄贈來的都很多，豫料在三年之內不致缺稿。希望本刊的讀者都肯給與我一種幫助；無論看到什麼材料，都寄給我；無論想到什麼意見，也就告給我。材料不要怕奇怪，也不要怕複沓，因為奇怪是傳說的本相，而複沓之中也儘有創見可尋。

這半年中，常有人問我：『你考孟姜女的故事既是這等精細，那麼，實在的孟姜女的事情是怎樣的？』我只得老實回答道，『實在的孟姜女的事情，我是一無所知，但我也想知道。這除了掘開真正的孟姜女的墳墓，而墳墓裏恰巧有一部她的事蹟的記載之外，是做不到的。就是做到，這件事也盡于她的一身。是最簡單不過的，也沒有什麼趣味。現在我們所要

研究的，乃是這件故事的如何變法。這變化的樣子就很好看了：有的是因古代流傳下來的話失真而變的，有的是因當代的時勢反映而變的，有的是因地方的特有性而變的，有的是因人民的想像而變的，有的是因文人學士的改竄而變的，這裏邊的問題就多不可數，牽涉的是全部的歷史了。我們要在全部的歷史之中尋出這一件故事的變化的痕跡與原因，這是一件極困難的事情，但也是一件極有趣味的的事情呵」。我以為這個意思是極重要的，假使對於這個意思不能明瞭，始終以為我做這個研究是要考定杞梁之妻的真實事實，那麼，我的研究與他的期望當然是觸處抵牾了。

這半年中，又有人問我，「你做的這種研究到底有什麼用處？」我對於這個問句只有一句話回答：「沒有什麼用處，只是我的高興！」後來想想，似乎在實利上雖沒有什麼用處而在觀感上則確有一點用處，就是使人知道研究學問並不是輕易的事情，可以說來便來，不勞而獲的。近年來，大家

厭倦切實的工作而歡喜說漂亮纖巧的話，在種種的漂亮纖巧之下，自然誘引許多人看得事情太輕易，把勉力于工作看作「徒自苦」的行爲。這實在是一種很不好的氣象。例如他們講到某一件事，有許多地方不明白了，就說，「我是沒有『考據癖』的，這種事情還是讓考據專家去幹罷」。他們不知道在學問上原不當有什麼考據專家，考據原即是研究學問的方法，無論研究什麼學問，就是實做某種學問的考據工業。他們既歡喜講到學問，而又怕做考據工業（美其名曰不屑做），這真是『惡濕而居下』了！我做這項研究，在動機上說是我的高興，在結果上說我也希望專事空談的人看看實做研究的難處。我的工作，無論用新式的話說爲分析，歸納，分類，比較，科學方法，或者用舊式的話說爲考據，思辨，博貫，綜覈，實事求是，我總是在這一個態度。我確信這一個態度是做無論何種學問都不可少的，希望在這一個態度上得和有志研究學問的人相互觀摩，給專事空談的人以一種教訓

。至于用材的錯誤，裁斷的乖謬，這原是在見到之後即可更改的。我決不敢看自己是一個沒有過失的人，決不敢在發見自己的過失時存心文飾；我非常願意得到許多良師益友的極嚴厲的指摘與糾正。

十四，九，廿一。

杞梁妻哭崩的城

(北京大學歌謠週刊)

顧頡剛

我很高興得到他人的指正，更高興自己找出了錯誤而改正。

當我去年作故事轉變一文時，自以為很是小心，不料沒有過幾天就發見了兩處很大的錯誤。這兩處錯誤都是關於杞梁妻哭崩的城的（六九號第五版）。心中耿耿了半年。現在借着專號第八期出版的機會，索性把這一節文字重做一通。

這兩個錯誤，一是在評論王充論衡虛篇時，錯認變動篇的話和牠相同

而不復舉；一是評論崔豹古今注時，說「杞國在今河南開封道中間的杞縣，莒國在今山東濟寧道東北的莒縣，兩處相距千里」。現在知道，變動篇的話比感虛篇重要得多，而且已說出哭崩的城是杞城，遠在崔豹書之前；杞國也不在河南而在山東，正當莒與濟的中間呢。

西漢末，劉向所作的列女傳和說苑都說杞梁妻哭崩了城，但沒有說明爲她崩掉的城是在什麼地方。

清梁玉繩說（日知錄集釋二一五「杞梁妻」條引，想是在督記中）：

左傳「遇於郊」，檀弓「迎柩于路」，說苑「聞之而哭」，則城是齊之城。

這原是學者的解釋；至于當時的傳說如何，並不能因此而確定。

但列女傳在崩城之後又說「遂赴淄水而死」，淄水在齊國，似乎確有齊

城的可能。所以魏建功先生說（本專號第六期通訊十二）：

照列女傳『赴淄而薨』說來，定是靠近淄水的城池。……齊侯歸家了，杞梁妻來迎杞梁之屍，於是有郊弔的事件。那末，這個郊當是齊都之郊，而與傳說上『哭于郊』的地方頗有關係。郊是齊郊；杞梁妻受齊侯弔於室，自然室是在齊郊之裏。齊都臨淄；列女傳說莊公還車詣其室成禮而去，當是莊公到她家弔了便直奔臨淄而去。所以枕梁之屍於城下而哭的時候，齊莊公則已由郊至其家弔完走了；正是她無子又無內外五屬之親而無所歸，丈夫的屍首由戰場載至于郊，尙未能葬呢。屍首所在的城下，當是郤弔所在的郊地。這郊地上的城被她哭倒時，屍首還在城下未葬，據列女傳所記應是如此。

魏先生這番話，是說：杞梁戰死後，他的尸載着回國。行到齊郊時，莊公便遇見了他的妻，到她的家（在郊）弔了。莊公回齊都，她便在城下枕了丈

夫的尸而哭；哭崩了城，她投淄水死了。照這樣說，這城確是齊城。但若單就左傳上看，原只說『弔諸其室』，並沒有室在郊外之意。魏先生的宗旨，在于說這城是齊的長城，故要使她的居處與哭處皆在郊。其實左傳只說『遇于郊』，列女傳亦但言『城下』，她的居處與哭處到底在都或在野原不能定呢。

西漢人的書裏，沒有指實被她哭崩的城。到了東漢末年的王充，始說定那時傳說中的城是杞城。論衡變動篇說：

或曰，『……行事至誠，若鄒衍之呼天而霜降，杞梁妻哭而城崩，何天氣之不能動乎？』

夫……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妄也。頓牟叛，趙襄子帥師攻之；軍到城下，頓牟之城崩者十餘丈；襄子擊金而退之。夫以杞梁妻哭而城崩，襄子之軍有哭者乎？……或時杞國且圯，而杞梁之妻適哭城下

，猶燕國適寒而鄒衍偶呼也。……

又城老牆朽，猶有崩壞。一婦之哭崩五丈之城，是則一指摧三仞之櫓也。春秋之時，山多變。山，城，一類也。哭能崩城，復能壞山乎！……

案杞梁從軍，死不歸。其婦迎之。魯君弔于途，妻不受弔。棺歸于家，魯君就弔。不言哭于城下。本從軍死，從軍死不在城中。妻向城哭，非其處也。然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復虛言也！

在這一段文字中，以下諸點大可注意：

(1) 他說「或時杞國且圯，而杞梁之妻適哭城下」，是他認定她哭崩的城是杞城。

(2) 他說「一婦之哭崩五丈之城」，可見在那時傳說中，她把城哭崩了五丈。

(3) 他說『吳能崩城，復能壞山乎！』可見那時吳崩梁山之說還沒有發生，或是初發生而不普遍，他尙不知道。他從大處竭力的一駁，那知不久就從他駁詰的理由中發生了新傳說！

(4) 他說『魯君弔于途』，又說『魯君就弔』，假使不是他的記錯，或是後來人的鈔錯，便是那時的傳說有說杞梁爲魯人的。

除第四條未能確定之外，其餘三條都很重要。

杞國在那裏呢？我們通常查書，都說在雍丘，即今河南杞縣。但這實在不是春秋時的杞國。

杞國在西周時確是在雍丘，但到春秋時已遷到了東方了。司馬貞史記索隱卷十一陳杞世家篇云：

左氏隱四年傳云，『莒人伐杞，取牟婁』。牟婁，營東邑也。僖十四年傳云，『杞遷緣陵』。地理志云，『北海有營陵，淳于公之縣』。臣

瓚云，「卽春秋緣陵，淳于公所都之邑」。

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卷七之二云：

淳于，在今山東青州府之安邱縣。案，淳于本州國地。桓五年冬，經書「州公如曹」。傳曰，「淳于公度其國危，遂不復」。淳于本州國之都而杞居之，是亡州者杞也。然隱三年州未亡，莒人所取之牟婁已在東土，與淳于爲鄰。杞本弱小，不應立國雍丘而遙屬小邑于千數百里之外，則知春秋之前杞早居于東土矣。女叔齊曰，「杞，夏餘也，而卽東夷」。邾莒以東皆爲東夷，特未詳其何地耳。今青州府安丘縣東北三十里有淳于故城。

又云：

緣陵，在今青州府之昌樂縣，亦曰營陵，路通登萊。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蓋是時淮夷病杞，齊桓遷之稍北以自近；如楚遷許

于葉，吳遷蔡州來。然杜注「杞邑」則仍爲杞地之錯入于齊者耳。至襄二十七年，杞復遷淳于。案，是年晉合諸侯之大夫城杞，祁午數趙文子之功曰「城淳于」。蓋城杞卽城淳于，是杞復遷淳于之證也。今縣東南三十里有營陵故城。

讀以上數則，可知杞國在春秋前遷到山東，到恒五年（公元前七〇七）滅了州國而遷入安邱，到僖十四年（前六四六）遷到昌樂，到襄二十七年（前五四五）又遷到安邱。杞梁戰死的一年（前五四九），他們還住在昌樂。昌樂到臨淄非常近，不過一百里左右；從莒縣到臨淄時，是可以經過的。

假使這件故事是說，杞梁死了，載尸回國，其妻迎上前去，在杞城碰見了；她就枕尸而哭，把杞城哭坍了（不管齊侯弔諸其室），那末，這件故事是很講得通的。

東漢末年，邯鄲淳作曹娥碑，有「杞崩城隅」一語，足與王充的話相發

明。

西晉時，崔豹作古今注。他距王充，邯鄲淳不遠，杞城一說依然占勢力，所以他說：

杞植妻……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頽；遂投水而死。

他所以只說『投水』而不說『投淄水』，大約因為淄水離杞城較遠，不能一崩了城就跳下去的緣故。（於此可見若說投淄水，自以崩齊城爲宜。）

到後魏，酈道元以已意定杞梁妻哭崩的城爲莒城。他在水經注中（卷二十六水條）說道：

淤水……東南過莒縣東。……列女傳曰，「……妻乃哭于城下，七日而城崩」，故琴操云「……哀感皇天，城爲之墜」，卽是城也。

他所以這樣說，想來是把列女傳『就其夫之屍于城下而哭』的一語看得過真了，以爲杞梁死在那兒，她就應哭到那兒，崩壞的城也應該卽在那兒。但

既把這句看得太真，便只得把投溜水的話丟了，改爲投流水了！（他若想起檀弓『迎其柩于路』句，或者也要說崩壞的是杞城。）

酈道元的指定的地點，因爲沒有傳說在背後襯託，所以牠沒有勢力。以我所見，只有清代王照圓的列女傳注是依着他說的：

城，莒城也。夫戰死于此，因就尸而哭之。

上面說的齊城，杞城，莒城，固然不同，但總在山東的東部，沒有離開這件故事的原始路綫。直到唐朝，這件故事就全變了：時代也變了，地域也變了，那時的時勢竟把中國中部的故事送到北部去了！

唐末僧貫休作的杞梁妻詩云：

秦之無道兮四海枯，

築長城兮遮北胡。

築人築土一萬里，

杞梁貞婦啼鳴嗚！……：

這個城就是遮北胡的長城，是秦始皇的主意而杞梁們所築。

這時長城之說既因時勢的鼓盪而流傳得極普遍，所以五代馬縞做的中華古今注就稍變崔豹古今注的話，而說：

杞梁妻……乃抗聲長哭，長城感之頹；遂投水而死。

從此以後，她的哭崩長城的故事就沒有改變過。雖則有灌關與山海關的異說，原不過是小小的分支而已。

我們若已知道這件故事的來歷，那末，杞梁妻的哭崩長城是無論如何講不通的。但學者們總是好爲合理的解釋的，於是說道：

所謂長城，乃泰山之下長城，非遼東之長城。（職方典卷六十三，永平府古蹟。按，此類話在志書中甚易見。）

魏建功先生亦說（通訊十二）：

原來齊魯之邊也有城牆，或者就說是長城。……這傳說中「長城」的來歷，恐怕是由「杞崩城隅」的「城」字上牽連來的；而「杞崩城隅」的城恐怕又是由齊魯的邊城的實物牽連得來的。……

齊郊的城依歷史上記載和地理上遺跡，可以斷定有的，並且也叫做長城。那末，長城的來源在這傳說中并非無可尋找的了。……後來哭倒長城的「長城」指了現今直隸山西以北的故燕趙等國的長城，乃是因爲長城變了一個專名詞，在秦始皇以後。長城變了秦始皇專利的工程，孟姜女哭倒的長城便也搬了家了。這是長城在傳說裏的沿革。……

長城由齊而牽連于秦，於是杞梁原來戰死的事實變成築城而死，而添出送寒衣的傳說。這自然是嘆息「武皇開邊意未已」的反對邊功思想的結晶，把一個傳說完全改變了面目。所以我想這個故事，一變

自秦始皇聯接長城，再變自漢唐人感痛時艱。

志書上說杞梁妻哭崩的城是齊之長城而非秦之長城，這是事實問題。魏先生說傳說中杞梁妻哭崩的齊郊之城即是齊之長城，因有了哭崩齊之長城之說而牽連至于秦之長城，這是傳說的演化問題。

事實問題，早有顧炎武答覆。他在日知錄卷二十五杞梁妻條云：

……且其崩者城耳，未云長城。長城築于威王之時，去莊公百有餘年。（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年，齊閔王築防以爲長城』。按，魏惠王二十年乃齊威王之二十七年，非閔王。）

齊築長城在齊莊公之後百有餘年，她的哭崩齊長城當然說不上。

傳說的演化問題，我覺得魏先生那樣講也不對。如果確是由齊長城變爲秦長城，那麼，哭崩長城之說至少在戰國時已成立（所以秦始皇，接長城時，哭倒的長城便搬了家）；何以劉向還不指實，王充，邯鄲淳，崔豹

還說是杞城，酈道元還說是莒城，而直至唐末時的貫休，馬縞纔說是長城？何以首先指實的長城乃是遮北胡的長城？何以極喜講天人感應的漢朝人竟毫不知有哭崩長城的故事，而直至邊功極盛的唐朝纔忽然發見了哭崩秦長城之說？

哭崩秦長城之說是怎樣來的？是唐朝的征夫曠婦的一段怨別之情所結集。他們因自己的夫妻離散而想到秦築長城時的夫妻離散，因自己的崩城的怨憤而想到杞梁妻的崩城的怨憤，二者聯結而成了這段故事。

哭崩齊長城之說是怎樣來的？是學者們想：杞梁妻是不該哭倒秦國長城的；然而她是齊國人，齊國原也有長城，安知她哭崩的不是齊之長城呢？于是而倒果爲因了，于是而杞梁妻哭倒的長城便真搬了家了！

綜以上諸說，可以畫一個表來說明：

時	代	故事的	演	化	故事的	來	歷
西漢	至東漢	城	崩	城	崩	民間的	說
東漢	至六朝	紀城	崩	城	崩	民間的	說
		葛城	崩	城	崩	學者的	定
		秦的	長	城	崩	民間的	說
唐	至現在	齊的	長	城	崩	學者的	定

十四，五，廿八。

杞梁妻的與尚梁山

顧頡剛

當去年十一月中已發表了孟姜女故事的轉變之後，有一天偶翻全唐詩

，忽見李白集中東海有婦篇云：

梁山感杞妻，慟哭爲之傾。

金石忽慙開，都由激深情。

這幾句詩頓使我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快意和驚駭，髣髴探到了一個新世界似的。杞梁妻的哭崩杞城和長城已經十分浪漫，如何又哭崩了梁山呢？因爲這事太出奇，幾使我不敢相信。但一轉念間，以爲裏面或有一段因緣，未必李白的時筆誤。只以一時無暇去考，也就擱着。

年底接到鍾敬文先生來信，在他樂府詩集裏也看到這首詩，鈔了寄我，並云：

讀此，可知道在唐朝的時候，關於她的故事，除了崩城之說外，還另有一種崩山之說——所崩的便是梁山。這種傳說是否始于唐人，我們無從考見；其在傳說上，也不過是一個類似的小異點，無關于全體的重要。但在我們有意窮究他的源委的人不能不并注意到罷。

了。

經他這樣一提，頓時激起了我的搜集材料的興致。我以為春秋成公五年復有梁山崩的事，這個傳說當由于『山崩』與『哭崩』的兩個崩字的聯合而起。因檢春秋和三傳，錄出其文（穀梁傳拼合公羊左氏三傳成文，故未錄）：

梁山崩。（春秋經。）

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

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公羊傳。）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倍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出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

刑幣，以禱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語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左傳。）

讀此，可見梁山的崩雖不過由于「山有朽壤」，卻累了晉景公們起了一次大忙，而春秋家也認爲春秋時的一件大異事。這時是紀元前五八六年，先于杞梁戰死三十七年，說不定他們夫婦還沒有出世呢。

梁山在什麼地方？班固漢書地理志云，「夏陽，故少梁，禹貢梁山在西北」，是以梁山爲在黃河之西，今陝西省關中道韓城縣地。其後鄭玄尙書注，杜預左傳注均同此說。這個考定，從來沒有人翻過案。到清代的崔述，纔以爲不在陝西，而定爲在河東山西省境內。他在唐虞，考信錄卷三冀州「治梁及岐」條下說道：

夫詩詠梁山而云「維禹甸之」，則此梁山卽禹貢之梁山明甚。然則梁山當在韓地。其後韓滅于晉，故春秋傳爾雅皆以梁爲晉山。水經注

謂卽龍門者近之（水經注云，「大禹疏決梁山，卽經所謂龍門」），但不當又以爲在河西耳（水經注又云，「梁山原在馮翊夏陽縣之西北」）。蓋緣說者誤以陝西之韓城縣爲古韓國，因謂梁山當在河西。不知韓實河東國也。

何以言之？詩云「韓侯入覲」，又云「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則韓乃畿外之諸侯。河西，周畿內地，不得謂之入覲，亦不得錫之爲連帥也。春秋傳云，「秦伯伐晉，涉河，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則韓乃晉之近郊地；若在河西，秦伯不容涉河，晉侯亦不容謂之寇深也。晉惠公之入也，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畧，其地在今河南，不在河西。河西近秦而不以賂，則是河西無晉地也。魏壽餘之叛也，既濟，魏人諫而還。秦晉以河爲界，則是河西無晉地也。韓晉既在河東，梁山安得在河西乎！

惟岐無可考者。……蓋此二山皆當跨河在雍冀之界上，故能阻塞河流。……但古今山名更易者多，而梁山又屬崩頽之餘，難以辨識，是以不得其實。……

讀了這段，可以知道春時崩掉的梁山確在河東，這已沒有疑問。其所以致誤之故，由于漢人誤認韓城之在河西。但崔氏的結語終于說「當跨河在雍冀之界上，故能阻塞河流」，可見他亦以爲梁山有一部分是在河西的。大約山西陝西的山雖給黃河破了開來，而山脈相連，在河東梁山的對岸的山，亦可加以同樣的稱謂。那麼，我們可以說梁山的區域是在今山西省的南部和陝西省的東部。山西省的西南部和陝西省的東部確是流傳孟姜女故事的一個極有勢力的區域。就我現在知道的這個區域內的古蹟與傳說，列舉于下：

山西曲沃縣：

澮河橋土岸上有人手跡，俗傳孟姜女所留。（朱書遊歷記存。）

山陝交界的潼關：

尋夫骸骨，……負之而歸。至潼關，筋力已竭，知不能還家，乃置骨岩下，坐山旁以死。潼關人重其節義，立像祀之。（詹詹外史情史。）

再宣小姐到長城，到了潼關何處尋。……大哭一聲城頭坍，哭一程來倒一城。（孟姜仙女寶卷。）

陝西同官縣：

哭泉，在縣北五十里北高山上。相傳姜女負夫骸，道渴，哭之，泉湧出，其聲嗚咽，故名。（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五一四。）

世傳女爲許姓，……陝西同官人。（職方典卷六三。）

孟姜……瀝血求夫骨，函歸，行至同官山，力竭死。土人卽其遺

骸，立祠以祀。（讀書敏求記卷二。）

陝西華縣：

華州范公生一子，小名叫做范杞郎。（花旛記。）

在這一個區域裏，孟姜女的古蹟與傳說既這等的多，所以哭崩梁山之說的發生也是應有的事。我們現在要考查的，便是崩山之說起于何時？李白一詩可不可以做唐代傳說的代表？

本年初，接到郭紹虞先生來信，鈔錄俞樾的日知錄小箋一條見贈，其下半條云：

按曹子建集黃初六年令曰，「杞妻哭梁山爲之崩」，則又不言崩城而言崩山，亦一異聞也。

我的疑問，一日從俞樾的書裏找出了李白以前的證據，這使我何等的快樂！我便在專號第四號中答覆鍾先生道：

崩山之說確是一個大發見。我初見李白這詩時，很懷疑這種傳說的曾經成立，因為在別處絕沒有見過。但後來又知道曹子建集中黃初六年令有云，「杞妻哭，梁山爲之崩」，乃知此種傳說自漢魏至唐未嘗歇絕，不過古籍缺佚，找不到詳盡的記載罷了。推其原因，由于漢人重天人感應的奇蹟，所以崩城不足，繼以崩山。唐以後，孟姜女的故事偏于「閨怨」方面了，所以這個傳說就無形地消失了。

自從發表了這個答覆之後，我便去找全上古三代秦漢六朝文，看黃初六年令的原文；結果，使我知道這個答覆中的引語竟把標點號弄錯了！原文云：

昔雒渠李廣，武發石開；鄒子囚燕，中夏霜下；杞妻哭梁，山爲之崩。固精神可以動天地金石，何況于人乎！

我當時看了，氣爲一詛：這篇中的「梁」字是人名呢，還是地名呢？如是地

名，則此句應解作杞妻哭于梁山。如是人名，則此句應解作杞妻哭杞梁。地名與人名分不清楚，便不能斷定所崩之山是梁山。順手翻檢餘文，又見他的文帝詠，云：

於時天震地駭，崩山隕霜。

崩山和隕霜對舉，正與上則相同，指的是杞梁妻的故事；但仍沒有說出是那一個山。心頭癢癢的，怪不好過，就到書鋪子裏買了一部輯集曹植詩文最完全的丁晏曹集詮評，抽了一個星期日的整天工夫，把這十一卷書一起點完。我真快樂，漢魏間的杞梁妻哭崩梁山的傳說竟在這書中找出一段很確實的證據了！精微篇（詮評卷五·頁十九，鞞舞歌之四）云：

精微爛金石，至心動神明。

杞妻哭死夫，梁山爲之傾。

子丹西質秦，烏白馬骨生。

鄙衍囚燕市，繁霜爲夏零。

這一喜真把我弄得「喜而不寐」，好久沒有飲酒而眠，這一夜竟又逼得使用老方法了！這是三月二十九日。

但我把漢魏間的傳說建立之後，又使我懷疑到唐代的傳說的成立了。李白東海有勇婦篇題下注明「代關中有賢女」，沈約宋書樂志亦謂精微篇「當關中有賢女」，可見李白這詩是模倣曹植而作的，我們安知這種傳說不是只在曹植時一現，並沒有很久的歷史，而李白詩中只因摹古之故而又一提呢。我上次說的「乃知此種傳說自漢魏至唐未嘗歇絕」，自己又覺得不敢堅持了！我是讀詩極少的，不知道漢魏六朝以至唐代的詩中尚有這類的證據沒有？是不是這個後起的古典，單有曹植敢用，李白敢擬？酷望當世碩彥肯給我一個解答。

杞梁何以哭崩了梁山？這很明顯，是由杞梁的名字上化出來的。因爲

杞梁的「氏」是「杞」，所以他的妻哭崩了「杞城」。因爲杞梁的「字」是「梁」，所以他的妻哭崩了「梁山」。這般的故事，曹植在《令禽惡鳥論》（詮評卷九，頁八）中也曾舉出一個，並加說明。今鈔在下面，藉以證明「借了姓名而生出的故事」的一個例：

國人有以伯勞鳥生獻者，王召見之。侍臣曰，「世人同惡伯勞之鳴，敢問何謂也？」王曰，「月令，仲夏『鵙始鳴』。詩云：『七月鳴鵙』。七月，夏五月；鵙則博勞也。昔尹吉甫用後妻之讒，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俗傳云，「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游于田，見異鳴于桑，其聲噉然。吉甫動心曰，「無乃伯奇乎？」鳥乃撫翼，其音尤切。吉甫曰，「果吾子也！」乃顧謂曰，「伯奇勞乎？是吾子，棲吾輿。非吾子，飛勿居。」言未卒，鳥尋聲而棲于蓋；歸入門，集于井幹之上，向室而號。吉甫命後妻載弩射

之，遂射殺後妻以謝之」。故俗惡伯勞之鳴，言所鳴之家必有尸也。此好事者附名爲之說，令俗人惡之；而今普傳惡之，斯實否也。」

這文中記的「俗傳」，因博勞一名音訛爲伯勞，遂說伯勞是伯奇變的，伯勞之名是由于其父親的「伯奇勞乎」之語而來，這是很好的研究故事的材料。可惜後世的文人沒有曹植這般使用新材料的勇氣，不敢（自解爲不屑）顧問這些故事，遂致現在書籍中的故事材料貧乏到了極度。

曹植雖曾三次用了崩山的新典，但他原不是不知道有崩城的舊典的。他的文中引用列女傳的故事既有多處，其求通親親表（卷七，頁十四）又云：

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虛語耳。

在這上，可見崩城與崩山的兩個典故，他原是一般的用，所以有時說「崩山隕霜」，有時說「崩城隕霜」。

漢魏間新起的崩山的故事何以會得到了曹植的詩文中？這只要看他序述燕會作樂的詩語就可明白：

清醴盈金觴，肴饌縱橫陳。

齊人進奇樂，歌者出西秦。

（詮評卷四，頁一，侍太子坐。）

嘉賓填城闕，豐膳出中厨。……

秦箏發西氣，齊瑟揚東謳。

（詮評卷四，頁九，贈丁厲。）

中厨辦豐膳，烹羊宰肥牛。

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

(詮評卷五，頁一，筵篋引。)

這三首詩中寫的情景，正似現在唱堂會戲一般，二黃梆子雜然間作，堂上賓客且吃且看。詩中說那時最盛行的音樂是齊樂和秦樂，而秦人尤其善歌。我們可以就此推知，齊人歌唱的杞梁妻故事是哭崩杞城，秦人歌唱的杞梁妻故事是哭崩梁山，因為這都是他們的本地風光。曹植在酌清醴，嚼肥牛的時候，聽慷慨的秦箏和西秦的歌者所歌奏的崩山的故事，不期的濡染于耳目，漸漬于心神，而引用于口筆，所以違背了西漢以來通行的傳說而採用當時新起的傳說了。可惜那時的箏聲和歌聲現在已聽不見，那時的歌詞和故事記現在也看不到，我們只能空空的知道那時曾有過這樣的一個流傳的故事而已！

十四，四，九。

孟姜女十二月歌與放羊調

顧頡剛

人生最難堪的是離別，何況是常相團聚的夫婦！江淹在別賦中述敘述國人的心境道：

春宮闕此青苔色；

秋帳含茲明月光；

夏簟清兮晝不暮；

冬缸凝兮夜何長！

因為她們沒有一個時候心中不悲傷，所以也就沒有一個時候所見的東西不足以興起她們的悲感。晉宋間流行的子夜四時歌，現在流行的四季相思，都是這一類情感的表現。

不知何時始以十二月分配歌詞，如今孟姜女十二月花名一般。

孟姜女十二月花名歌中，如：

六月荷花熱難當，蚊蟲飛來叮胸膛。

「寧可吃奴千口血，莫叮奴夫萬喜良！」

九月菊花是重陽，重陽美酒菊花香。

「滿滿斟來奴不喝，無夫飲酒不成雙！」

柔情宛轉，令讀者低迴不止；與古詩的自君之出矣及長相思等正相類，都很好的閨怨詩。

按本專號所登的孟姜女歌詞，在第二號中，有江浙間最通行的孟姜女十二月花名一篇，南京刻本最新孟姜女十二月花名一篇。（這二篇都是唱春調，唱春調的工尺譜登在第三號。）在第三號中，有孟姜女四季歌一篇，廣西象縣的孟姜女十二月歌一篇。四季歌是十二月花名的節本（春季是三月，夏季是六月，秋季是八月，冬季是十一月），所以也是唱春調。象縣的十二月歌意境與江浙間的歌甚相同，只是把第一句的七個字分成了三個字的兩個半句。（例如「三月裏來是清明」改爲「三月裏，是清明」。）我們

不知道這歌的調子是怎樣的。

以上所說的歌，都是最普遍的思婦懷遠，即景生情之言，與孟姜女的故事實實在無甚關係。今分析言之如下（時節間有參差，如象縣之插秧在四月，江浙之插秧在五月之類，不悉注明）：

正月——起興是新年中的紅燈，傷感是看別人家的團聚。

二月——起興是新柳與杏花，傷感是看燕子的雙雙做窠。

三月——起興是桃花與清明節，傷感是看別人家的上墳。

四月——起興是薔薇，傷感是採桑時的懷想。

五月——起興是石榴與端陽節，傷感是看開端陽的龍船時游人無數

，單不見自己的丈夫。

六月——起興是荷花，傷感是蚊蟲咬人。

七月——起興是鳳仙，傷感是看別人家的裁衣。

八月——起興是木樨，傷感是丈夫來信中的愁悶。

九月——起興是菊花與重陽節，傷感是沒有飲酒賞菊的伴侶。

十月——起興是芙蓉，傷感是沒有捧龔和納官糧的男子。

十一月——起興是冰凍下雪，傷感是丈夫沒有寒衣。

十二月——起興是水仙與臘梅，傷感是看別人家的殺了豬羊過年。

以上所說是中人以下之家的婦人（歌中言採桑、插秧、捧龔、殺豬羊過年，又可知是偏于鄉村的婦人）在丈夫離家時所共有的悲傷。孟姜女的家世，在唱本及寶卷上看，她是一位富家的千金小姐，原受不到這種門庭單寒之感，而且她在丈夫被逮之後，不久就出去尋夫，也沒有在家裏整年的挨着，按照了時月的次序去發生慨嘆。十二月花名中雖亦于十一月之下提起一句「孟姜女千里送寒衣」，似乎已經出門，但十二月中即說「孟姜女家裡空堂堂」，她依然住在家裡發「空堂堂」的悲感呢。門既未出，更說不到崩

城了。

我們在此可以知道，孟姜女十二月歌乃是許多閨中思婦所共有的悲感，她們用自己的悲感把這崩城的故事人情化了。她們心中不快，對着令節嘉花，歎一口氣，就說孟姜女當年想來也是這般歎氣的。她們看見別人家的融融洩洩，享受生人的樂趣，傷心落淚，就想當年的孟姜女一定也是這般落淚的。凡有悲感，都推在孟姜女的身上；于是她就成了她們的種種悲傷的導師。她們怎麼想，她就怎麼變。因為她彙集種種的悲傷之情于一身，所以她的人格就格外的顯得偉大了！

這次陳萬里先生旅行到太原，從那地人的口中鈔得五哥放羊一首寄來（登本刊八十號），使我一見大警詫。如第一首云：

正月裏，正月正，

家家戶戶點紅燈。

紅燈掛在大門外，

可不知五哥來不來？

這首的第二句既與十二月花名的第一首第二句全同，而全篇的體製（時月）和風格（將人比已）也均極似。只是這一篇似是戀歌，又不見失戀與受壓迫的苦痛，所以並不悲傷。

前星期偶翻張四維先生所輯的雲南箇舊民歌，內有放羊調一篇，下注「小調」。始知「放羊」是一種調名，萬里所鈔的五哥放羊，是放羊調中的說五哥的，這一篇單寫放羊調，乃是只有調名而失了篇題。

這一篇放羊調，全是寡婦懷亡夫的話。比較思婦懷征夫，意境很相近，因為生離與死別的怨念原是一例的。如九月云：

九月放羊是重陽，

重陽造酒桂花香。

『人家造酒人吃去，

奴家造酒無人嘗！』

象縣的孟姜女九月道：

九月裏，是重陽，

重陽美酒桂花香。

『人家做來有夫食，

姜女做來無夫嘗！』

這真是一色一樣，不過把『奴家』換了『姜女』罷了。又如十月道：

十月放羊十月早，

家家打紙墳上燒：

有人墳上燒白紙，

無人墳上長蓬蒿！

十二月花名中的三月則道：

三月桃花是清明，

桃紅柳綠正當景。

家家墳上燒白紙，

孟姜女墳上冷清清！

這也是極相似的。牠們的大旨，總是見了別人的快樂，都激起了自己的悲傷。

我雖不敢斷說唱春調與放羊調有何關係，但頗想知道以下的幾件事項：

(一)放羊調的流行區域，北至山西，南至雲南，可見牠的傳播是極廣的。但不知道這種調是什麼地方的出產？牠的原始的歌是怎樣的？流傳所及的地方共有那幾處？(唱春調，我們知道是江蘇常

州的出產。

(二)放羊調中，有歌唱孟姜女的故事的嗎？如有，我們更可以比較一下了。

(三)放羊調的樂譜有地方可以蒐集到嗎？我們也渴欲得音樂上的比較。

(四)唱春調的歌曲，我們知道在江南(江蘇的南部)和浙西(浙江的西部)最通行。(如王蓮英自歎，蔣老五殉情都是。)除了這個區域之外，別地方也有嗎？

(五)和唱春調與放羊調類似的調子，以及和以上所引諸歌類似的體製，都還有嗎？

以上諸種問題，我們全要知道清楚，如承讀者諸君見到時即行賜教，那是說不盡的感激了。

十四，四，廿四。

孟姜女在元曲選中的傳說

鄭賓于

(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週刊第二期)

自來傳說孟姜女的故事的，雖有種種的不同，鄙意都可分爲二派：一爲俚歌鼓詞之流，一則文詞詩曲是也。俚歌鼓詞，行于一般民間；文詞詩曲，出諸文士筆下。孟姜女的故事之關於前者，歌謠週刊已揭載不少；至于後者，則文詩詞中之傳說亦見于週刊，而曲中之傳說則除錢肇基君南曲譜中之孟姜女一文外，絕無注意于北曲者。半年以來，曾將元曲選逐卷披閱，遇有涉及孟姜女故事之處，輒乙記之，竟得八條。至元人新劇三十種，尙未讀畢，不知其中亦有關於孟姜女的材料否？

我因爲對於孟姜女的故事生了興趣，所以看書的時候特別注意這種字樣，每每遇着這種字樣的時候，覺得非常刺眼。現在得有下列幾條供獻于讀者之前，也就因了這個緣故。

以前嘗閱陶宗儀輟耕錄，見其所列院本之「打畧拴搖」一類中載有孟姜女一本，我于是知孟姜女故事之曾經入曲。無奈院本已亡，不可復知其所云伊何矣！

雖是元曲選中有孟姜女的故事八條，也不過是一語及之而已，並沒有詳細的記載和說明。而于此每條一語二語之中，得能深悉當時文士之有此一種說法，則是我認爲十分可靠的。據我的觀察，雖只有八條，可是備有五種意義，而這個五種意義彙合起來，便是元人對於孟姜女故事的整個傳說。今分項舉在下面：

(一)長城是孟姜女哭倒的。

A.無名氏漁樵記第二折正宮快活三：

你怎不學賈氏妻，只爲射雉如梟笑壓開？你怎不學孟姜女，把長城哭倒也則一聲哀？你則管哩便胡言亂語將我廝花白！你那些個

將我似舉案齊眉待！（頁一七，朱買臣罵他的妻子劉氏玉天仙唱的。）

B. 又第四折雙調喜江南：

去波徠，更怕你捨不了我銅斗兒的好家緣！孟姜女不索你便淚漣漣！
！潯人情使不着你野狐得這涎！非是我自專，你把那長城哭倒聖人
宣！（頁四二，同上。）

C. 關漢卿竇娥冤第二折南呂梁州第七：

這一箇似卓氏般當鑪滌器，這一箇似孟光般舉案齊眉，說的來藏頭
蓋脚多伶俐。道着難曉，做出纔知。舊恩忘卻，新恩便宜。墳頭上
土脈猶濕，架兒上又換新衣。那裏有奔喪處哭倒長城？那裏有浣紗
時甘投大水。那裏有上山來便化頑石？可悲，可恥，婦人家直恁的
無仁義！多淫奔，少志氣，虧殺前人在那裏，更休說本性難移！（

頁一四，竇娥唱的。）

(二)孟姜女是一個九烈三貞的婦人。

A. 鄭庭玉後庭花第二折南呂梁州第七：

他兩個忙忙如喪家之狗，急急似漏網之魚；他兩個無明夜海角天涯去。單注他合有命，俺合粧孤。兀的不歡喜殺俺子父，快活殺俺妻夫！我則道盡今生久困窮途，永世兒陋巷貧居。他他他，天也有晝夜陰晴；是是是，人也有吉凶禍福；來來來，我也有成敗榮枯。自歌自舞，那些兒教我心寬處，倚仗着花朵般好媳婦。說甚麼九烈三貞孟姜女，他可也不比其餘！（頁一一，李順把翠鸞母女放了以後唱的。）

(三)孟姜女是送寒衣的。

A. 賈仲名玉梳記第三折中呂醉春風：

則爲俺那不心軟的狠毒娘，更合着這忒忒逆的逃竄女，恰便是孟姜女送寒衣！誰曾受這般苦苦，那裏問養育情懷，則爲俺夫妻恩愛，早難道割不斷子母腸肚！（頁一六，顧玉香唱的。玉香原許字於荆楚臣；其時荆已中狀元，除勾容縣令，未即完娶，而顧媽未知，以其久無消息，要將女兒玉香改嫁與柳茂英。玉香不肯，乃偷跑上京去找荆楚臣。此調是她在路上唱的。）

B. 李致遠還牢末第三折雙調沽美酒：

他他他，假提着淚兩行，怎覷他這趨躄。（搽旦云，孔目也，我送衣服與你穿。）你大古是送千里寒衣女孟姜，可教我忙也那不忙，穿不的你那好衣裳！（頁二五，李孔目唱的。）

（四）范杞良是築死在長城內的，孟姜女送寒衣去時就未遇着。

A. 馬致遠任風子第三折中呂石榴花：

每日把轆轤繩直激到衆星稀，我可甚愛月眠遲。則我這春裏夏裏秋裏冬裏受驅馳。（旦云，你可休後悔！）更怕甚後悔，又無人把我央及！（旦云，早是我哩，若是別人家婦人呵，怎了！）哎，你個婆娘婦女誇強會直尋到這搭兒田地！想當時范杞良築在長城內，乾迤逗的箇孟姜女送寒衣。（負一五，任風子唱的。）

（五）范杞梁是殺死的。

A. 武漢臣生金閣第二折越調鬼三台：

聽的他言分朗，嚇得我魂飄蕩。姐姐也，你怎生則撞入天羅地網！俺那廝驢狗兒一片家狠心腸，着誰人好來阻當！（旦兒云，嬾嬾，我今日不曾看見丈夫，多敢殺壞了？兀的不痛殺我也！）你道他昨來箇那端兒殺壞了范杞梁，今日箇這端兒裏沒亂殺你女孟姜。（旦兒云，嬾嬾，我待要尋一箇大大的衙門告他去哩。）你待要叫屈聲

冤，姐姐也，誰敢便收詞接狀！（自一八，龐衙內家的嬖嬖唱的。）這篇東西，本該在三個月前就寫好的，因為瑣事牽扯，竟擱下了。現在愁雨連綿，坐臥不安，忽然想到此事，就亟亟寫成，也算了結一件公案也。此篇雖無新奇的發見，然而看了以後可以知道元人對於孟姜女的傳說是大致如此，在這一點上想來未始無小補罷。即此就正于頡剛兄，不識以爲然否？

一九二五，七，二三，冰魚附言。北京。

頡剛案，把元曲選看一遍，搜尋裏面的孟姜女故事的傳說，我久有這個願望，可是總沒有空閒。現在承鄭賓于先生代我做了，我真是說不盡的感激。希望鄭先生把元人雜劇三十種讀完之後，再給我一篇文字。

文中舉出的五種意義與現在通行的傳說完全相同。第四與第五兩條，築死與殺死微異，但即在現在的傳說中亦可舉出同樣的例來

(一) 築死

孟姜仙女寶卷——再宣太監與武士，就與喜良換衣襟；衣冠蟒袍穿端正，扛在長城地坑中；四面泥土來掩定，一命嗚呼實傷心！

哀情小說孟姜女——始皇一見萬紀良生得方面大耳，眉清目秀，始皇心中頗爲誇讚，以爲福大方得此子祭城。始皇看罷，當即傳旨與他穿戴裝飾，然後命傳臚官宣讀祭文。……萬紀良……坐在大椅上，他全然不知人事，雖有氣息，卻如泥塑木雕一般。待衣帽裝好，讀罷祭文，始皇即傳旨將紀良抬到長城之底，……以土掩蓋，以磚砌圍，方纔放心。

(2) 殺死

廈門本孟姜女哭倒萬里長城歌——杞郎力來到丹墀，秦王大怒氣冲天，「你今一身敢逃避，想你今日難脫離！」秦王心內有主意，就吊蒙恬叮嚀伊，將力杞郎來斬死，身尸逐落做城池。

桂林本花旗記——蒙恬將軍來取問，「范郎逃走在何方？」范郎開口回言答「……不能挑土築城牆。……家中父母年又老，一心要去見爺娘。……」將軍當時不做聲，喝罵范郎「不是人！你今逃走該死罪，且作南柯一夢人，長安人夫千千万，不饒郎君一個人！」范郎當時腰斬了，尸骨包土築城牆。

戲曲圖考孟姜女尋夫——(副白)臣趙高見駕，……今有蒙恬，已將范紀良拿住了。(內白)既然拿住，將他綁在長城之下問斬！……(四劊子手綁推小生上白)天呀天，想我范紀良死的好不明白也！

（吹排子介，殺介。）

除了以上二說之外，還有一種說法，便是「病死」：——

孟姜女尋夫鼓詞——佳人正自心猶豫，忽然見三四個工夫結伴行，……孟姜女近前來道萬福，……說「問爺們此處與工民夫之內，有個范杞梁是奴的夫主充投作工。」衆人見問齊傷感，說「大家同來爲我范兄。只因他不慣勤勞身已故，怎忍的尸骸暴露，所以葬在長城。今日是節逢重陽停工犒賞，約會着燒幾張的紙錢盡盡朋情。」

吳中本孟姜女尋夫——喜良細綁船中去，……不知生死若何能。一路行程來的快，長城已在面前存。解到長城身有病，築城三日命歸陰。

十四，十，十二日記。

黃世康秦孟姜碑文攷

錢肇基

嘉慶丙寅刻本唐代叢書，褚遂良鬼冢志後附錄二種：（一）魯秋胡妻疑塚志，（二）黃世康秦孟姜碑文。（唐代叢書例言云，「舊本爲桃源居士所纂，計一百四十四種。今復增輯……得一百六十四種。間有意緒可採者附益之」。故附錄之文下及近代。）秦孟姜碑文云：

重瞳南狩，湘君之號聿興；八駿西征，盛嬪之徽彌煥。乃知離爲火而熙物，道由人而弘世。故漸臺齊女，送幽質于綠波；居廬楚姬，杭謬恩于白璧；並皆聯景青編，延芳彤管。然碩兔朗矣，燭龍炳于九陰，玄鶴翔矣，雲鵬息以六月，則夫體貞行健，崎氣通靈，稽之秦世，曰有孟姜焉。

孟姜，許姓，關中范植婦也。昔者蒼天雨粟，炎帝植其靈根；赤鳥銜珪，文叔敷其膏木。暨翦于楚，以國爲氏。晉楚之際，代有名家

；溱洧之間，邑多著姓。姜濯珠彩于蕊宮，吸瑤華于香苑，天然規矩，儼若神明。譬彼八卦，少女定位于東方；觀于四詩，夫人宣風乎南國。及于結褵以往，紫氣遶車；解珮于歸，黃光炤幕。識者已揣誕應之淵崇，芬華之祕遠者矣。

琴瑟方鼓，鳳凰始飛，河水更名，袞衣變黑！秦始皇包六合爲一家，築長城爲外屏，起自隴西，極于遼左，督衆百萬，遵海而東。高堂則母子傷離；中闕則女郎怨別。脫巾就道，莫定反面之期；荷挿出門，慘于歸泉之路。民生其間，良亦哀矣！

姜旣割良人于燕爾，奉寡姑以色養，秋分霜月，啾蟋蟀而響石砧；春令柳園，囀蒼庚而抽絲繭。縫衣寄遠，固有悲端，候枕承安，罔回笑緒。旣而世爲閨水，倚閨之影奄然；哀以臨桑，吞血之聲何慘。門前罕奔弔之人，堊上祇悲鳴之鶴。人生到此，天道如何！遠床

登奠，傷行役之未歸；負土成墳，悼幽淪之難返。鏡鸞舞炤，顛覆其形；琴蛟值陰，悽鬱其氣。于是度三從之義，衡千載之權，出秦嶺而西，循漆川而北。逢人稽首，掩淚陳情；按劍破顏，聞風遠覓。狼望之野雪，近于黃臺；馬闌之陂泥，渾于黑水。未嘗志沮而心驚，知其物憑而天鑒矣。

朔風僚慄，聞塞馬之長嘶；白骨參差，見陰霾之特起。君子逝乎，悲不自勝；介夫有言，痛將安及。爰迺噬指枯骸，越三日夜，睫無停滴，喉不輟咽。爾時扶蘇太子，蒙恬將軍，擁武帳于盧龍，趣具裝于涿鹿，條聞其事，咸傷厥心；就而詢之，以觀其怨。姜乃言曰：「義于君臣，誠有使事之分，禮云夫婦，寧無哀傷之情！夫今不生諸塞前，妾何弗死于夫後！」語畢，遂嗚咽而絕。有如杞婦，遠追襲莒之魂；無負范郎，同遊析水之野。于是太子等紛然破淚

，遮以玄蓋，表范爲左軍將軍，姜爲貞夫人，給鼓吹一部，賜以合葬。

是日也，飛沙凝石，遂變望夫之形；圓島涌波，忽示佳城之勢。石則離關八里許，島出海涯可一里焉。有德動天，維蹟駭衆，遂議卮廟于石，登櫬于島。時乃虎賁執紼，蛟人送榜，笳吹繁悽，薤歌摧愴。慷慨燕趙之士，表裏山谷之人，莫不白馬馳香，縞衣祭酒。浮丘環水，左夾喝石之宮；雙梓盤枝，遠對蓬萊之殿。始信籠泉幽室，未足稱奇，石槨東都，方斯多讓也。

降及漢魏，載飭碑金；肆我國家，復新棟彩。余小子飄落中車，咨嗟時代，叨承假夢，備悉行藏，攬登封之葱鬱，隨潮汐以浮沈，覺雲氣之徘徊，似旌旗之出沒，悚然驚異，迺爲作銘。銘曰：朝鮮故國，孤竹舊經，殷有二士，秦有一姜。德惟天鑒，容恍月舉。作相

于范，應運于許。如彼智瓊，飛輶北止；如彼杜蘭，鸞輪西起。既靜而恭，終明且毅。不見藏書，偏知祕義。鳳簫始吹，桃笙未換，長城崛興，九野流散：子出母傷。夫行婦嘆。况守黃姑，未弄稚子，翦尺風霜，蘋蘩澗水，事生以勤，送死則哀。檉楊既邁，萱露已埋，乃睠飛狐，載遇玄菟，掩淚遶城，弔影問渡，願侶良人，同皈幽土。嗚呼！其圓非規，其直非扶；經權克運，顛沛弗渝。坎壈生前，照耀身後，志感山靈，誠通波后。人間何世，海底幾塵，浮瑩非沒，遺像猶新。陵虛萬頃，清比湘沅；儀陵一碣，高並崑崙。旒纁代御，籩豆時存。日光下盪，雲氣上溫。虬螭應駕，孔翠書旂。陰陽無極，今古茲墳！

莆中黃世康撰。

作者事實，在福建通志（乾隆初郝玉麟撰）文苑門中有以下一則：

明，黃世康，字元幹，莆田人。辭華藻瞻，工爲六朝聲偶之文。意氣豪舉，橐中金多與貧交共之。久客廣陵，詩酒歌宴，有杜牧之風。所著有客窻隨錄，潮青曲二集。

按，上文云云，雖未明言年代，然書中諸人皆以年代先後爲次。列于黃氏前之林兆珂爲萬歷甲戌進士，黃氏後之陳其志爲萬歷癸未進士，故可知黃氏爲萬歷間人。

此作雖託諸夢，似文人好事，然必有所本，未必皆向壁虛構也。或者生當明季，猶及見孟姜女傳奇耳。（此文謂范氏有寡母，與孟姜女傳奇烏夜啼云「到如今子母兩離分……」正合。）

此文尤可注意者：

（1）孟姜女，許姓。

（2）「有如杞婦，遠追襲莒之魂」——與杞梁妻事分裂爲二。

昨日在商務書館購小說攷證及小說攷證拾遺。此書毫無條理可言，「攷證」二字實在名不副實。其中雖有孟姜女材料，皆輾轉錄近人筆記，只是一種不完備之材料。然與黃氏碑文有足相印證者，錄出如下（小說考證卷九，孟姜女第一百九十八）：

花朝生（彷彿是作小說叢考之錢靜方）筆記引郡國志（此書慚愧徧翻書目未覓得）：「陝西西安同官人孟姜，適范殖。僅三日，殖忽赴役長城。姜送寒衣至城下，殖已死。姜尋夫骨無辨，嚙指血驗得之」。

。（原引止此。）

案：黃氏孟姜碑文「殖」作「植」。是杞梁，犯梁，范梁，范杞梁，萬喜良之外尚有范殖，范植焉。

荷香館瑣言：「明三原馬理撰孟姜女集云：「楚地澧人范郎妻姜氏，行一，故曰孟姜。范郎赴長城之役，姜送寒衣，經侯馬南滄河，水

漲叵濟，手拍南厓而哭，滄爲之淺，有手跡數十云」。高廟御集姜女祠序云：「山海關外數里，姜女祠在也。祠前土丘，爲姜女墳，望夫石在其側。俗傳姜女爲杞梁妻，始皇時因哭其夫而崩長城。今山西潞安，直隸古北口，並此處皆有姜女祠。」

案：高廟序「望夫石」云云，正與黃氏碑文所言合。

頽剛案，從這篇文章文字上，可以見出以下諸點：

(1) 碑文說「倚閭之影奄然」，又說「負土成墳」，可見孟姜是在姑亡之後葬事既畢而出去尋夫的。較之唱本寶卷中率性任情，棄翁姑父母不顧而獨行者絕不相同。這又是經過儒家的倫理化了。

(2) 碑文中不可解的句子是「出秦嶺而西，循漆川而北」。碑文中既明白說她尋夫所到的地方是山海關，山海關原在秦嶺和漆川的東北，如何反向西北走去呢？花簷記說范郎是華州人，郡國志說孟姜是同

官人，從華州到同官確是「出秦嶺而西，循漆川而北」。或者孟姜尋夫的路徑，也夾雜了范郎娶婦的路徑在內吧？

(3) 碑文中云，「是日也，飛沙走石，遂變望夫之形；圓島涌波，忽示佳城之勢。……遂議創廟于石，登櫬于島」。可見山海關的姜女廟與姜女墳都有神話的意味，如杭州的飛來峯一般。

(4) 碑文中以杞梁妻與孟姜女分裂爲二，與情史相同。

(5) 碑文中謂孟姜姓許，與河南唱本及同官傳說相同。大約這是北方一致的傳說。至于這許姓從何而來，尙待考究。

(6) 從荷香館瑣言上知道孟姜女集的作者的姓名與時代地域，其所載滄河橋手跡一事與朱書游歷記存語足相證明，還是很可忻慰的事。

孟姜女事蹟考畧

鄭鶴聲

小傳

其一 李如圭（明宏治進士）貞節祠記：「秦時州（按指禮州）有孟姜女者，適范郎。因始皇築長城，范郎往供役。姜女於州嘉山之頂築臺以望。久而不歸，乃不憚險遠，親往長城尋覓。今望夫臺遺址尙存。臺旁有小竹，其葉破碎如線。相傳姜女望夫時以針刺劃成條，至今遂爲種類。山下有江，江邊有石四方，各尺許，光明可照，傳爲姜女鏡石。自秦至今千餘年，禮人稱頌不衰，往往形之歌詠。但尋夫之後，莫知所終。正德間，余以監察御史養病家居，欲表彰之；以晚節不知中止，每深惜之，嘉靖辛卯秋，余以副都御史撫賑延綏，致仕歸里，道經陝西西安府同官縣，始知姜女果至長城，獲范郎骸骨，負之歸。行至延安府宜君縣地方，渴甚，不得茶，泣，其地泉爲湧出；後人名爲哭泉，今現存。抵同官而卒。同官之人嘉其貞烈，鑿石爲祠，將其夫婦骸骨各塑爲像祀之。歷代詩文碑刻聲稱赫然。且聞其石洞隙中金釵時見，靈異昭彰，邑人敬仰如生。然莫識其爲禮人

也。(中畧)巡撫湖廣右副都御史甫田林公大輅以余澧人，知姜女行實爲詳，囑紀其事。丙申春，余以總理河道起用，道過汴梁，命祥符知縣榆林劉九容遣吏於本祠，摹印歷代詩文碑刻。觀其文，亦有「或者以爲楚人」之句。考其事與澧志所載若合符節，但同官所載未詳其始。合二處觀之，則姜女之始終貞烈備矣。余乃行文同官刻石紀其事，及修理祠垣，以時祀享。余謂長城之役，在范郎義所當往。姜女因其久役不歸，始則築臺以望，既而親往役所，尋獲遺骸，死於道路。夫澧去上郡數千里，程途崎嶇，至之甚艱。姜女以一婦人，乃不畏險阻，隻身長往。且以嬴政之暴，聞者股慄。顧畧不少挫，視如坦途。苟非其中卓有定見，則一戶之外尙不敢出，而况涉千萬里之遠乎？孟子所謂威武不能屈，貞烈丈夫之事也。其所以植倫理，裨名教，以淑人心，以善風俗，其功豈小補哉？是宜表彰之汲汲也。

二(下畧)(直隸澧州志卷廿一)

其二 馬理（明嘉靖間光祿）孟姜女傳：「秦始皇時，有孟姜女者，楚地澧人范喜妻也。姓姜氏。歸三日，范赴長城之役。姜女製寒衣躬往尋范。不見，乃遠城而哭。哭聲震地，城一隅爲之墜。雲霧之中，范見其像。女嚙指出血滴骸，滲入者知爲夫骸，遂負之歸。至宜君山同官界所，渴甚，痛哭，地湧甘泉，今名哭泉。南至同官水灣，乃負骸置西巖石龕下，坐其旁而逝。同官人重其節義，乃卽其遺骸塑雙像而祀之。其龕中石像，祠人致誠以燎祝之，則有金釵出見，示神異焉。」（陝西通志卷廿九）

其三 人物志孟姜女傳：「孟姜女，同官人。適范植僅三日，植赴長城。姜送寒衣至城下，植已死。姜尋夫葬骨無辨，嚙指血，檢得之。負遺骸歸，至役徧道中山巔，渴甚，號哭，山忽出泉，因名曰哭泉，在今同官城北。未幾死西山石穴中。邑人憐之，并其遺骸偕葬，有祠墓。」（陝西通志卷六十六）

其四 馬理姜女詩序：「秦始皇時，姜女者，澧人，范郎妻也。歸三日，而范郎赴長城之役。其後齋寒衣至城所，尋問范郎，已埋版築中矣。女乃遠城而哭，城隅爲隳。隳所，范郎見像。女卽其處求骸，骸多不可辨，乃嚙指出血滴骸，入骨不可拭，知爲夫骸，遂負之。田君子濟渡，經雒陰而奔。夫長白其事，主將命追之。女至宜君山同官界所，登山，渴甚，痛哭，地湧甘泉，今其地名曰哭泉。時女倦甚，不能奔，而追將及，忽山峯轉移，若無徑然，追者乃返。女至同官水灣，筋力竭矣，知不能返澧，乃負骸置西巖石龕下，坐於旁而逝。同官人卽其遺骸處塑像祀之。」（陝西通志卷七十一）

其五 列傳孟姜女傳：「孟姜，（元和志）同官人。適范植僅三日，植赴役長城。姜送寒衣至城下，植已死。姜尋夫無辨，嚙指血得之。」（西安府志卷三十八）

其六 喬世寧（明嘉靖間人）孟姜女傳：「孟姜者，澧州人也。其夫姓范氏，亡其名，人稱曰范郎。秦始皇時，范郎役長城下，久不歸。人言生死不可知。孟姜乃自往長城下，問其夫所在。人曰：「秦法役怠者輒填城土中死，死人如亂麻，豈獨你夫也？」於是孟姜乃往來城下哭之，晝夜不輟。久之，城從哭處崩，土中骨出，又多不可辨。孟姜又哭，禱曰：「妾願以指血拭骨，是妾夫，血卽入，非妾夫，不入。」已而果遇血入者骨，乃自信范郎也。則又挖其骨，伏地哭，已，乃負其骨歸。歷數千里，至同官金山巖下，力困竭，飢渴死。同官人因就巖下爲祠，卽其骸塑像祀之。今澧州有鏡石，針刺竹，望夫臺，與滄河手跡，北高山哭泉，相傳皆孟姜女故跡也。一統志，載爲同官人。今定爲澧州，則自尙書李如圭始。如圭，澧人也，其言蓋有據云。喬世寧曰：余覽孟姜集，載異蹟甚多，天其以此彰義烈也。至山移事則非其事實，不可傳。余特著其信世者備頌說焉。

「耀州志卷三」

其七 錢曾（清常熟人）讀書敏求記：「孟姜女姓姜，楚地澧人。行一，故曰孟姜。秦始皇築長城，夫范鄆往赴其役，久不歸。製寒衣躬往送之，至則范已死。痛哭城崩。瀝血求夫骨，函歸。行至同官山，力竭死。土人卽其遺骸，立祠以祀之。」

墓

其一 明一統志：「姜女負夫遺骸歸，死同官北三里石穴中。」陝西通志：「孟姜女墓在同官縣北三里。」陝西通志卷七十一

其二 陝西通志：「女迴山在同官縣北三里。按通志孟姜女至長城尋夫而回，卒於山下，遂葬焉，故曰女迴山。」陝西通志卷七十一 西安府志：「孟姜女墓在女迴山。」西安府志卷六十三 關中勝蹟圖志：「孟姜女墓在同官縣北三里女迴山。」關中勝蹟圖志卷八

祠廟

其一 陝西通志：「金山，在同官縣西北三里，有孟姜女祠。」（陝西通志卷二十九）又「孟姜女廟在同官縣北三里金山巖下。（中畧）明萬歷二十二年重修，有碑記。」（陝西通志卷三十）西安府志：「孟姜女廟在同官縣北三里金山巖下。」（西安府志卷六十）耀州志：「孟姜女廟在同官縣北三里，始建不可考。宋嘉佑中縣令宗諤重修。頃縣令六鴻慶又增修之。」（耀州志卷三）

其二 韓城縣志：「孟姜女祠在大崩邨，今廢雷神有記。」（韓城縣志卷二）

其三 北轅錄：「八日至雍丘縣次過范邨廟，其地名孟莊。廟塑孟姜女像，偶坐配享者，蒙恬將軍也。」

其四 澧州志：「貞烈祠在州東二里，祀秦孟姜女。明嘉靖時知州汪

倬，巡撫林大輅命增修。扁其祠曰貞烈。堂曰百鍊。尙書李如圭有記。兵變燬。今存者嘉山上望夫臺，廟二進六間。州民不時朝謁。每歲春秋二仲，官親至祭。」（澧州志卷二十四）又李如圭貞節祠記：「澧治東北二里許，有貞節祠，祀秦節婦孟姜女也。（中畧）余抵家，卽與澧守汪君倬議建祠宇。工將就，適巡撫湖廣右副都御史甫田林公大輅臨澧，更囑汪君爲之增修，塑像祠中。前爲門，中爲堂。春秋致祭。其祠曰貞烈。堂曰百鍊。專人守護。蓋嘉端甲午夏也。」（下畧）（澧州志卷二十一）

古蹟

其一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同官縣女迴山，在縣北四十里。相傳孟姜女負夫骸，回經此，追兵將至，山迴遮之，故名。」（圖書集成卷四百九十五）陝西通志：「女迴山在同官縣北四十里。（西安府志）同官縣有女迴山。（唐書地理志）俗傳孟姜女負夫骸經此而迴，故曰女迴。（一統志及

潛確類書】（陝西通志卷十二）關中勝跡圖志：「女迴山在同官縣北四十里。縣志，女迴山橫遮無路，忽道從峽口出。其東爲神水峽。兩山峻削險阻，並于石門。」（關中勝跡圖志卷二）耀州志：「女迴山以孟姜女負夫骸迴經其下，故名。俗傳秦兵追姜女，山忽迴遮秦道，姜女得免難，是大謬不然。」

其二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哭泉，在同官縣北境。相傳孟姜女負夫骸骨哭之，泉湧出。」（圖書集成卷四百九十五）陝西通志：「北高山（一名女華山）在同官北四十里，上有哭泉。相傳孟姜女負夫骸至此，所道渴哭之，其泉湧出。」（陝西通志卷十二）耀州志：「北高山上，有哭泉，姜女負夫骸，道渴，哭之，湧出，其聲嗚咽，故名。」（耀州志卷二）

其三 韓城縣志：「孟姜女石上手迹，在大崩邨長城旁。孟姜女尋夫，哭而城崩。」（韓城縣志卷二）

其四 澧州志：「孟姜垓長四千一百九十六丈。原地形勢高下不一。」
(澧州志卷四)

其五 澧州志：「嘉山(一名孟姜山)在州東南四十里。西南自白雲紅巖蜿蜒而來，鬱鬱葱葱，至此屹然而上。澧水環其下。上有孟姜祠，祠前峰名望夫臺，其側有鏡石，皆姜女遺跡。有竹名綉竹(一名刺竹)，細葉如縷。蓋姜女針黹時念遠所爲，後遂成種。相傳孟姜女故宅在其麓。」(澧州志卷三)又：「望夫臺在嘉山。秦時孟姜女望夫處。旁有鏡石。足跡宛然。山上竹葉如絲，相傳攜針望夫，隨手割葉，遂成種類，後人名之曰刺竹。蓋正氣所迸裂，猶仰號而城崩也。近僧苦憑者瞻伺，潛推鏡石墮水中。」

(澧州志卷四)

題詠

孟姜女集二卷 錢曾讀書敏求記，孟姜女集二卷：「世傳孟姜女爲范

杞梁妻，予暇日考之，蓋所謂俗語不定，流爲丹青者，此類是也。傳，「襄公二十三年，莒子獲杞梁，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吊之。辭曰，有先人之敝廬在。」杜注，杞梁卽杞植。劉向烈女傳，「莊公襲莒，杞梁戰死。妻無子，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之。十日而城爲之崩。旣葬曰，吾何歸矣！赴淄水死。君子稱其貞而知禮。」是杞梁去於尋城時，已三百四十餘年，安得以此率合耶？考孟子正義，亦有，「或云其妻孟姜之說。」譌以傳譌，知其來已久。然謂「或云」者，正疑而未必之辭，斷不得卽以范姓加之杞梁也。今此集云，「女姓姜。楚地澧人。行一，故曰孟姜。秦始皇築長城，夫范郎往赴其役。久不歸，製寒衣躬往送之。至則范郎已死。痛哭城崩。瀝血求夫骨，函歸。行至同官山，力竭死。土人卽其遺骸立祠以祀之。」自元及明季，詩文盈帙，盡畧杞梁之名，而猶稱范郎者，殆有所考而云然歟。千百年來，廟貌猶存，靈異如昨。一種貞烈之氣，自在天壤間。

予故錄而存焉。」(案喬世寧孟姜女傳，亦言余覽孟姜集載異跡甚多。則此集自明嘉靖時，已有之，今不知存否？爰就志乘中輯錄題詠姜女詩如後，或亦其中之一鱗一爪歟？不可得而知矣。)

其一 傅振商孟姜女祠，「遙瞻絕塞暮雲間，萬死尋夫豈望還；招得遺魂從舊骸，千秋同對女迴山。」

其二 楊巍孟姜女祠，「烈女山頭猶有廟，秦人塞上已無城；經過莫聽漆河水，猶似當年痛哭聲。」

其三 葉夢熊孟姜女祠，「貞心苦節凜清秋，雲樹蒼茫洞壑幽；釵影不緣風日減，(同官志云，龕中石隙祠人以火燎之，則有金釵出見。)手痕常傍岸沙浮；(又云，經澮水漲午，拍南厓而哭。今岸崩，徙迹仍不滅。)望夫臺上千行淚，追騎山前萬縷愁；(又云，秦追騎將及，忽山峯轉移，追者乃反。)試看澗邊東流水，如今猶帶哭聲流。」(又云，女至宜君山，

渴甚，痛哭，地湧甘泉。今名哭泉。）

其四 王世懋孟姜女祠歌，「同官城邊姜女祠，正史不傳傳口碑。精靈直偶杞梁婦，節概寧比華山畿，秦皇昔日北備胡，長城自謂千年圖。明年役罷祖龍死，亡國却是驪山徒。空令白骨積城下，哀哀寡婦籲天呼。當時埋骨知多許，獨有貞名耀千古。長城不祀蒙將軍，兒童能道孟姜女。吁嗟乎！長城遺址猶可沒，姜女之名終不滅。」（以上俱見陝西通志。）

其五 陶澍嘉山懷古，（山在澧州孟姜垆上，相傳姜女登之望夫，以針劃竹，至今竹葉如絲。又有鏡石。）「嬴政昔不道，耀武北築城。暴師斷地脉，起洮連東嬴。死亡日枕藉，白骨如山撐。悲哉孟姜女，尋夫萬里行。覓路不可識，一哭天地驚。風雲慘無色，鰲柱爲摧傾。大節照白日，耿耿今猶生。望夫有高臺，千載配懷清。我來捫薛荔，覽古懷精誠。村巫走伏臘，廟貌飛疏螢。桑梓自古戀，草本猶哀情。長城今故在，徽號久非秦

。不及此山石，長傳貞烈名。」

其六 孫承恩望夫臺，「翳翳苦竹叢，迢迢傷遠別。竹葉紛如絲，心緒却可說。陟彼望夫臺，鏡石淨冰雪。夫君苦征役，之子抗高節。山石何磊砢，江月何皎潔。月亦有時虧，石亦有時裂。寸心終不移，憂來無斷絕。塞上青春闌，江干芳草折。日暮歸未歸，啼盡杜鵑血。」【其二】「牽牛織女星，嗟爾太差池。僅此一帶水，終年不相知。而况新婚別，萬里以爲期。蔦蘿蔓不長，絲弱難持。轉輾如夢寐，君子行何時？祖龍毒四海，白骨委邊陲。望夫臺畔女，愁思當告誰？轉蓬離根本，臣任飄風吹。有石瑩如鏡，有竹刺如絲。竹爲啼烟落，石爲照芳姿。芳姿何須照，留取照相思。」

其七 孫士遠望夫臺，（用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詩韻）「煙籠繡浦鴛鴦飛，玳瑁梁間燕雙棲。征夫從役獨不返，思夫日日臨廻溪。溪上踞山山有

臺，節烈爲藩貞爲基。長城萬里人何處？心繞秦塞眼欲迷。不怨靡鹽勞王事，但願夫行無蹣蹠。刀頭莫下天上月，叩關迺作杞婦啼。一隅城崩一肩骨，力盡同官志不携。越今臺並嘉山永，年年蘭蕙長春萋。明石成鏡竹如刺，遺踪不由人安排。軒車往來觀風使，同登百尺采芳梯。」

其八 劉崇文姜女祠有感，「清徹江疑淺，亭高晁水紋。洗天一霎雨，照地半痕。漁舫將歌去，流鶯送語聞。客來應載酒，長嘯倚蒼筠。」

其九 李如圭嘉山孟姜女祠，「烈女何年失所天，哀號矢死未亡前。聲聲徹骨城傾堵，點點傷心地湧泉。黃壤無情迷夢蝶，青山有意怨啼鶉。杞梁久已同枯草，尙托清風入汗編。」

其十 何璘題嘉山姜女廟，「洞庭湖畔望夫山，山上貞魂碧漢間。邊雪乍迷鴻雁影，楚地遙去虎狼關。空留百鍊女郎跡，不見生還游子顏。竹葉有絲遺恨在，湘娥應共泪痕斑。」【其一】「二世經營四海豪，沿邊白骨似

蓬蒿。但悲苦役筋骸盡，誰識深閨跋涉勞。石鏡千秋明夜月，秦城萬里委風濤。（秦築長城，以舩載鐵東築，入海數十里，今爲海水衝嚙，土人取遺灰療治，名秦城石灰。）空穿地脉疲民命，剝得嘉山澤國高。」（以上俱見澧州志）

頤剛先生：

久聞先生研究孟姜女故事甚爲專精，搜羅材料亦既多矣；但以未見尊著孟姜女故事專號爲恨。茲偶閱清錢曾讀書敏求記，著錄孟姜女集二卷，專載咏題姜女詩歌。惜不得寓目。不知先生亦得見此書否也？旋以考究司馬子長，班孟堅故事，翻閱陝西通志，其紀姜女事甚多；又考之西安府志，亦有所續獲。於此，悉相傳姜女爲澧人。因轉究澧州志等，取材不少。又世傳姜女卒於同官，其晚節紀載，當以同官縣志爲詳。亦無從

檢閱。現就所見志乘，掇拾之以成此文，聊備先生研究之資。但未見尊著，或係重複亦未可知耳。專此奉聞。卽請
箸安！

鄭鶴聲謹寄 一月二日

孟姜女邊塞風沙

徐玉諾

『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餽；

不見長城下，屍骸相支柱。』

按楊泉物理論說秦築長城，死者相屬：民如是歌。又張籍築城曲亦云：『……來時一年深磧裡，着盡短衣渴無水；力盡不得拋杵聲，杵聲未定人皆死；家家養男當門戶，今日作君城下土……』。都是說秦皇強迫人民築長城，犧牲了許多男兒；想來，孟姜女送寒衣的事實是應有的。

可是最近我們底朋友吳立模先生在『星海』上，做了一篇孟姜女故事的轉變，說孟姜女就是杞梁妻：詳審博採，鏗然有証，已不容有絲毫異議了。只是，這件事，——雖說絕理由反對，——我却心中有點不喜歡。因為我愛孟姜女故事，遠過於杞梁妻哭夫；杞梁妻善哭雖常見於漢唐以來詩人詠歌

，我讀了每不在意；至於孟姜女送寒衣，我並不會見或人所作小說傳奇，八九年前我還是個牧童的時候，在俺那只有兩磚縫窻孔的牛房裡，我親愛的祖父曾給講過。（故事內容正與下邊所述相同。我在此要聲明一句，他不識一字；並且在我們家那數百里內，除舉人讀過五經外，恐怕自古沒有一個讀過書的人；決不會受小說傳奇的影響。）那時在聽說之下，我想着一個年青沒見世面的小媳婦冒着風霜，一步一步顛連困苦地踏上了萬里山嶺沙灘，一陣風，一塊石子，一次跌倒，莫不點點刺心；心愈急，走愈難，到得長城那一哭愈痛快！一直到現在——一九二三年在北京先農壇與羅絕武有一次——我每引以證明我底狂論：『人類假若以感情的發泄和滿足爲目的，那物質文明的進步是毫無益處的。』

幾句閒言道罷；且說我在廈門舊書店得了兩種孟姜女故事的歌本：一本叫做『孟姜女哭倒萬里長城』，一本題爲『孟姜女』，彼此內容大同畧異。

今述如下：

華州范公生有一子，取名杞郎；朝朝暮暮在書館攻書。一日秦始皇有詔到來，要杞郎去築城牆；杞郎辭了范公起程，自思我讀書之人，怎能作得城池；乘夜逃脫，及明暫入一家花園內藏身。

却說這個花園是在務州緒光縣孟家庄上；孟家女兒姜女生得美麗標緻；恰好這天來花園池塘內洗澡，被杞郎看見。姜女連忙從楊柳樹上取下衣裳穿好；問道：「你是何州縣人？」杞郎答道：「小生住在華州村，西京秦皇無道理，三丁抽二築城牆；日裡挑泥夜間築，十分辛苦災難當；一身獨自偷逃走，夜裡行路日間藏。萬望小姐行方便，日落西方好回鄉。」原來姜女立願，看見白肉的便是夫君；因而又驚又喜，便向杞郎求婚。杞郎實在也愛這姜女，當下就應許了。姜女稟報父母，大家喜歡。當日拜了華堂入洞房，夫妻同枕，意

密情濃，不知不覺天已發亮了。

蒙恬將軍次日點簿，知已逃走了范杞郎，即時四方差人去拿，杞郎和姜女剛剛起床，差役已經到孟家門內了。杞郎被繩網索綁得昏昏昏迷迷，又對姜女說：「我今長城人櫪去，娘子再招別親成。」姜女說：「若煩長城造完備，反平夫妻再團圓。」杞郎同差人走去，十步九回頭；眼裏流着目渣，十分難捨。

自此以後，孟姜女孤孤另另，自己在家裏煎熬；天天臉上眼淚就沒有乾過。洞房不敢再住；因為鴛鴦枕，是同杞郎枕過的；那鳳凰被，是同杞郎蓋過的；這些統統不敢看見，看見了更是傷情。花園裏又是百花怒放了，但是也不好意思再去遊賞；因為那天在花園裏纔認識了杞郎；簡直不敢想起，想起了更是難受。這樣又不是，那樣又不是，在孟姜女自己看來，日子這樣長，實在是難以過去。

一天早起，孟姜女心思紊亂，一夜不曾安眠，正是強打精神起來梳頭；忽然飛來了一隻鶯哥，落在窗外梧桐枝上叫着：

知機——知機——

杞郎——杞郎——杞郎——

知機——知機——

孟姜女聽見很驚異，爲什麼這小鳥知道杞郎底名字；「莫非是……？」想着，連忙放下玉梳，披着蓬髮走出來；看時，那鶯哥已不見了。她以爲這一定是神人來點化，告她說杞郎的惡消息哩。自此孟姜女更天天哭泣，不能自止。梧桐葉蕭蕭飛落滿院，顯然又是秋天了；她頭也不梳臉也不洗，十分愁苦地在給杞郎縫寒衣。穿針引線，千針，萬針，相思的絲絮竟織成了寒衣的絲綿。一天晚上寒衣做

好了，告訴了父母要親到長城那邊，親去送寒衣。父母說：

『你真痴癡，長城途杳到天邊；男人要行兩個月，女人行去得半年；幾多山林人打劫，幾多障嶺高半天，幾多坑洞已無橋，幾多渡口又無船，幾多荒村無客店，幾多飢虎在路傍；十人行過九個死，你要送命入黃泉』。

姜女說：

『要去不怕路途遠，心若堅時石也穿，無店只在山中宿，無蓆只在草中眠』。

父母見姜女這樣堅心，沒法可生；反來留她在家，也實在不能過活的。次日姜女收拾行李，便叮咛了父母，向長城去了。這一路：『舉步未到第一庵，道人占卦愁心腸；姜女將錢買一卦，爲尋丈夫范

杞郎』。道人就與小娘說：『占得一卦空落亡；想你丈夫前頭死，勸你小姑轉回鄉。……』姜女聽說不作聲，一路罵道：『不是人！尋得范郎此路轉，回來放火燒你庵。……』

第二行路泗州堂，泗州靈感好燒香：啟手拈香下頭拜，尋訪丈夫范杞郎；『范郎在時打三陰，范郎若死打三陽』：連打三陰無一至，姜女流淚不做聲，『尋得范郎此路轉，泗州佛像便裝金』。

第三行到蟒蛇村，蟒蛇塞路亂紛紛；『拜告山神共土地，收除蟒蛇與奴行』。

第四行到飢虎村，飢虎攔路要傷人；走入村頭山王殿，『拜告大王救奴身；……』

第五行到雪裡村，無店安歇路滯泥；姜女只在路上宿，石作枕頭草

作蕭。……

第六行來到山林，把寨將軍出來攔；可惜年少孟姜女，尋訪丈夫路多難；『留那娘子歸寨宿，明日送她出塞關』；姜女見說答將軍，『紅日沉沉落西山；我今在你山寨宿，恐怕旁人說閑言』；寨官見說起謀心，要與姜女結成親；『我今與你作夫主，你今與我作夫人』；姜女見說便分訴，別人娘子莫圖謀；那見一弓架兩箭，何曾一馬搭雙鞍；只見男人婚二女，何曾一女嫁雙男；『寨官見他不順從，就拿寶劍要殺他；姜女就說，『情願死，不做將軍帳內人』！寨官無奈便回心，世間那討這般人；『你去長城尋夫主，回來與我結義親』。

姜女行到梅花村，上店不借女人宿，小店不宿女人身；無奈上路便回轉，過了山林到鄉村。

行行行到瀟湘口，瀟湘塘口已無船；『拜過龍王廣神通，化作橋道變成船』。四海龍王有靈威，乘夜便把姜女渡；搖船蕩槳作梢公，載得姜女過河去。……』

孟姜女一路行來，千辛萬苦；差不多一年光景，才來到這大沙漠；一眼看不到邊，盡是白沙，寸草不生。遠遠看見一道長城，強打精神走來，見許多男人都是衣不蔽體，在那冷風裏戰慄着；扛土扛的土，打杵的打杵，真苦痛難言。姜女忙上前向一個工人問道：『尋訪華州范杞郎』。工人說，『范郎作工在西方』。東西南北都尋遍，細心訪問知死亡。姜女現在已力疲心灰，無奈坐在沙上；暫作休息。忽然一陣痛上心來；想着『杞郎是一個讀書之人，怎來到這雪天沙地，錐杵搬泥；想當初花前——洞房，枕蓆，怎落个死無身首

——一片荒沙，昏天暗地——杞郎，你死在那裏……？」不禁
哀號一聲！……一霎時旋風大作，捲沙飛石，天地漆黑一陣；太白
金星親指孟姜女，教他瀝血認骨；姜女虔心用衣裙包了；……過時
，只見長城摧倒八百多里。

蒙恬將軍得報，轉奏秦皇；說死罪孟姜女，哭倒長城八百多里……
。姜女拿到，秦皇一見生心；不惟不加罪，反要娶她爲皇后……
姜女告秦皇說：『要得從你，除非聽我三件：一件，斬蒙恬；二件
，建起十丈高大墓台；三件，許我嚴紫祭奠……』。一切都齊備了，
孟姜女穿帶如結婚時模樣，親上台拈香，奠祭畢從台上一跳而下……
我已經連藥帶湯將這個故事講出來了；我以爲無論她真不真，我們乾
爲她爲孟姜女故事，孟姜女萬里送寒衣，孟姜女哭長城好了。

孟姜女故事，與杞梁妻故事，實在是兩個；唐僧貫休之錯用「長城」，孟子義疏之錯用「孟姜」，正同此歌之用「華州」一樣。中華五千年來巨細事這樣多，那能盡曉得！曹植精微篇云：「精微爛金石，至心動神明；杞妻哭死夫，梁山爲之傾……」李白東海有勇婦云：「……梁山感杞妻，慟哭爲之傾……」，「梁山」在今陝西西北邊地；「梁山崩」載在左傳（成公四年），與「襲莒」「築長城」都不相干；「把酒問青天」的浪漫詩人李白，自然不管什麼山什麼城，只要「一哭而崩」就得啦；唱「壯夫猶薄而不爲」的陳思王，也應該崩到梁山嗎？得啦！得啦！我們說「差不多就是那一回事」；就得啦。

孟姜女故事並不是生得晚；漢魏唐以來詩人心中並不是沒有牠有；而不敢用，用而附會於杞梁妻的惟一原因，是牠不見找於劉向列女傳。這已是不可挽回的事。他如同官山孟姜女廟祀，屢見於明清人筆記中；皆可旁

證。河南杞縣所祀孟姜女以蒙恬將軍侍坐；雖大不類，要皆有所本云。

想來孟姜女故事被元明人補爲傳奇，却是有的事。我不曾讀過，不敢斷定。但去年秋天我偶遊南普陀寺，見一識語（一首詞）題爲孟姜女送寒衣；問之僧人，說已是明朝的刻版了。張漢重校南開譜載兩闋，題爲『孟姜女傳奇』。

其一云：

懷恨孤貧命，圖一子晚景，溫存如悼，不遂平生願；到如今子母兩離分。

又一云：

咱每本是簪纓裔，官差來此苦寒地；儒身掛荷衣，勉隨隊裏；河堤運泥，築城萬里；大家努力。

不註撰人，第一首不可解。「每」字作「們」，惟元雜劇用之，此或是元人筆墨也未可知。

廈門舊有御前清曲木刻本，現流行者爲石印本，有十二集；採擷元明雜劇散套譯爲土語，製譜歌唱；據某君詩序云，康熙朝曾一次進御，故取名「御前」。內有孟姜女曲三闋：

其一云：

恨殺秦王可〔注〕無道理，害我夫君杞郎去作城池；悞阮〔注〕一身來到止〔注〕，未知值〔注〕日得相見；說起來阮泪滓〔注〕只處珠淚滴！阮泪滓只處珠淚滴滴。

「可」字疑爲个字之誤。阮讀如ㄨㄛˊ，廈語俺也。

「值」字，「何」也。「泪滓」讀如ㄩㄝˊ一又，眼淚也。止，是這裏。

又一云：

我杞郎爾一身被遭奸臣，害爾性命去到陰司；悞阮青春少年時；夢卜和諧到百年，愛卜相見、阮值非着。

又一云：

冬天寒雪落滿山，爲着君寒，爲着君寒，卽會到只；爹媽，爹媽，恁值去，袂得相見；相見君一面？無耐秦王國法，可不是焚書坑儒，焚書坑儒又來創造這長城。悞阮一身，悞阮一身，到今日，悞阮袂得相見，恨殺秦王可無道，汝掠我夫主抽來邊關做長城；阮身到只，今日向誰通訴起，思憶夫君恩情重，恩情重，搬盡山嶺，搬盡山嶺，強企搶命，亦卜尋見，今日來到只，來到只，那見骨骸擋路，堆積如山；在這萬里長城舉目一看，冷冷清清，越惹得我思憶杞郎个情緒。阮單身今日值處通尋見？阮夫妻，阮夫妻親像許牛郎織女星，却被着許銀河阻隔斷。值時會得相見面？除非閻王殿前訴女埋怨；許時卽會得相

見我君面。差拚盡山嶺路險，阮是實惡行，烏巾來包頭，寒衣阮又都負起；因爲無道昏君，卽會阮行來到只；當不得山高嶺峻，臘月冬天，身在中途苦萬千。月裡數苦難，誰可憐，淚淋漓。見許前面將軍來到只，須着小心，必須着小心；近前來去問伊；啜得我淚淋漓，啼得我喉焦氣都嘶；全望將軍，望托將軍，恁可憐孟姜女！可憐孟姜女！

「許」者意如「那」，屢音如「嘿」。

「卜」作慄，要也。

「親」，好也；如「親名子」屢見詩歌。

「袂」意云「不曾」也。「只」，與止同。

看如此淺淡語言，決非詩人所作短詞；尤其是末數板，確是舞台上必須有的敘述；是詞從傳奇中抄出無疑。按元曲選存目，本有鄭庭玉底送寒衣雜劇，王國維宋元曲史所列鄭廷玉雜劇只有後庭花，看財奴等五種，可惜孟

姜女一劇早已失傳。又按朝野新聲太平樂府載有孫季昌一篇散套，集雜劇名詠情；雜引：「鴛鴦被……蝴蝶夢……西廂待月，……倩女相思病……」等百種雜劇名目。中有一首小涼州云：「他便似柳毅傳書洞庭，千里獨行；吟蕭伴侶冷清清。我待學孟姜女般真誠性，我則怕啼哭倒了長城。」看來這孟姜女哭長城是另一種雜劇；因孫君此套，是用雜劇名詠情，非採用雜劇故事者；如「千里獨行」亦一雜劇名目；此非鄭庭玉送寒衣可推想而知。元刊本朝野新聲太平樂府卷首有元至正年春天鄧子晋序文；中云「太平樂府一篇，分宮類調，當代朝野名筆，而不復出諸編之所載者。」孫季昌想亦白仁甫關漢卿同時人；因而知孟姜女故事被元人補爲雜劇的不只一種；在動人悲傷故事中，當不在漢宮秋梧桐雨之下。晚近小曲彈詞關於孟姜女者，當本於是。

我是極愛民間文學的；假若說孟姜女就是左傳上的杞梁妻，那末范郎

築長城，孟姜女萬里送寒衣的故事便沒法附麗。我以為純粹把梁妻故事宜尊左傳檀弓所載（說不定劉向所記不是受着無名的流傳孟姜女故事的影響）；至於姜女故事當如上述民間傳說，未知大雅以為如何。

此文木齋君閩南文學之一段，吳因讀了吳先生孟姜女故事的轉變之餘興，竟為拉雜抄了這麼多。

思，考，淺，疏；吳先生是我切近的朋友，當樂於指教。

圖畫

一

這一幅圖是從古書叢刊中影印的阮氏文選樓刻本列女傳中轉載來的，文選樓的底本是南宋建安余氏刻本。

秦漢人所作的神話畫與故事畫甚多。山海經是神話畫的說明，這種畫現在還有一小部分保存在山東孝堂山畫像及武梁石室畫像中。故事畫則武梁畫像中甚多，其紀婦女的有梁節姑姊，齊義繼母，梁高行，秋胡妻等，均見列女傳。

列女傳是西漢末劉向所做的，他的傳原有附圖。太平御覽卷七〇一引七畧別錄云，「臣向與黃門侍郎歆所校列女傳，種類相從，爲七篇，以

著禍福榮辱之効，是非得失之分，畫之于屏風四堵」。漢書藝文志「劉向所序六十七篇」，班固注云，「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可見列女傳的書卷中既有圖，屏風和四壁也有作列女傳的圖的。班婕妤自悼賦云，「陳女圖而鏡鑑兮，顧女史而問詩」，也即是這一類的圖。

這樣傳下去，到了東晉之末，有顧凱之的列女圖（見通志圖譜畧記有類）。因為顧凱之是最有名的畫家，所以列女傳的圖也以他的爲最有名，說不定他人所作都冒稱他的名字，也說不定他人所作都模仿他的作品。

宋米芾畫史云，「今士人家收得唐摹顧筆列女圖，至刻板作扇，皆是三寸餘」。可見唐既摹顧，宋又摹唐而把他縮小了。

文選樓根據的宋本，卷首標題「晉大司馬參軍顧凱之圖畫」，是猶自承爲顧氏的真本。阮福跋云，「此本除去傳頌，但度圖之高下，與米史所言三寸恰合」。然則這本或是扇頭刻畫的留遺。

阮元在編定清內府書畫時，曾見唐宋人臨顧凱之列女傳國長卷多種。阮福跋中引他的話道，「其中衣冠人物與此圖皆同。若衛靈公所坐之矮屏，漆室女所倚之木柱，皆與顧圖中相似而微有所減。其宮室樹石爲孟母圖中書院之類。或有唐宋人所增。然卽此尙可見唐宋人古制。至于人物鐙扇之類，亦絕似虎頭畫洛神賦圖，定爲晉人之本無疑」。照他的話，顧畫雖以累經傳摹而失真，至于牠的儀法格局還不至有大改變。又江藩跋云，「見趙文敏臨愷之列女傳仁智圖，……各題頌于像側，其畫像佩服與刻本一一吻合，始悟此圖乃顧畫之縮本」。此語亦可與阮氏父子所言相印證。

我們很快樂，得見晋代名畫家顧凱之留存的這件故事的畫法。我們更快樂，得見一千五百年以前的人們想像中的孟姜女哭城的樣子，以及磚石歷落亂飛，崩成了兩個窟窿的樣子；而淄水就在城的旁邊，蕩漾的波瀾已在等候她跳下去了。

我們希望將來整理清宮的古物時，得見阮元所見的唐宋人臨顧凱之的列女傳圖，而其中「杞梁妻」的一幀，得製成三色版而插入歌謠週刊，做我們整理他的故事的一點好意的報酬。

頤剛記。

一四，三，一七。

二

這兩幅圖是從廣東刻本孟姜仙女卷中轉載來的。圖的後面各有一讚，如下：

(一) 萬里侯喜良

廣發慈悲救萬民，

頂災頂劫惟仙心。

千古是有萬王廟，

萬載流傳至於今。

(一) 孟姜仙女

萬里尋夫說孟姜，

冰清玉潔豈尋常！

貞心不負天宮義，

傳得清名千載芳。

因爲這本卷中說萬喜良是芒童仙官，孟姜女是七姑仙，他們爲替萬民頂災頂劫而下凡，死後依然歸到本位，所以圖中把他們畫成仙童仙女的樣子。我們看着，可以知道神話中的孟姜女夫婦是這般樣子的。

當劉策奇先生初把這本寶卷寄給我時，我很驚奇，爲什麼廣東的寶卷竟與江浙通行的唱本中所序述的除了神話的成分以外都是一模一樣：孟姜的夫也姓萬，也是蘇州人；孟姜的父也名孟隆德，也是松江人，而他們的

僕人也喚做孟興。我當時的解釋，惟有以爲江浙唱本的勢力的廣大，可以遠及兩粵而已。

後來廣州容肇祖先生翻閱此卷，以爲裡面絕無廣東方言，決非出于廣東人之手。海豐鍾敬文先生來函述及那地的孟姜女故事，有哭崩長城八百里之說，但卷中也無有。新近劉策奇先生又把桂林刻本的花旛記寄給我一本，內中也有『城牆哭倒八百里』的話，可見這是兩粵一致的傳說。花旛記又言孟姜女爲務州人，其夫名范杞郎，是華州人，均與此卷不同。可見這本寶卷雖由廣東刻而傳到廣西，實與兩省流傳的故事沒有關係。

這本寶卷說孟姜女是蘇州人，我因疑爲蘇州人所作，託人到蘇州專賣經懺善書的瑪瑙經房去問，那知回信說沒有。正在惆悵間，忽在一堆亂書目中找出一紙上海城隍廟中翼化堂善書坊的書目，內有孟姜女卷一條，大喜，即託人去買。上星期寄到，取來與廣東刻本一校，文字，行格，圖畫

，完全一樣。翼化堂本是「壬子（1912）仲秋新鐫」的，廣東明星堂本是「民國乙卯年（1915）冬月重刊」的，更足以證明廣東本即是用上海本翻刻的。幾個月的疑團，到此始得打破：這本寶卷雖流傳到了廣西而依然是江浙的東西！

借着刊登圖畫的機會，把這事的經過具說如上，以見故事的錯雜和考證的困難。至于翼化堂新鐫本是否出于新著，或也是翻刊舊書，這還要待將來的證明呢。

十四，四，八，韻剛記。

三

這圖是哀情小說孟姜女（上海文益書局石印本）的封面。

這本小說裡尚有圖像多紙，都作古裝，惟獨封面上的像卻是時裝，粗看似乎牠矛盾了。仔細一想，原來是戲劇化。戲劇中的關官，總是丑角的

多（如四郎探母，趕三關，查關之類）。丑角的對手方的女子，總是花旦的多（如打花鼓，小放牛，打麵缸之類）。丑角與花旦是滑稽玩笑的角色，所以他們的衣服都可今可古，不甚受時代的限制。例如溪皇莊中的老媽，三堂會審中的醫生，在許多古裝的人中獨獨穿着時裝。孟姜女一劇，我雖未見過，想來也許落入這一個窠臼。關官諺語調笑行路的女子，既必爲小丑，而孟姜女過關唱小曲，直言四季思夫之情，亦有類于花旦，于是他們就成了這一幅圖畫了。

我們在這一幅圖畫裏，可以約畧看得戲劇中的孟姜女的樣子。

四

十四，四，廿三，韻剛記。

這是三希堂法帖中所收的王羲之曹娥碑的一段。因爲本期中引及「杞崩城隅」一句話，所以把牠鑄了鋅版，登在這兒。

曹娥碑，是東漢末邯鄲淳做的。那時上虞有一個巫，名喚曹吁，他于五月中乘舟迎濤神伍子胥，溺死了。他的女兒曹娥，只有十四歲，在江邊哭了十七天，投江死了。這江因此就叫做曹娥江。邯鄲淳做的碑文，要形容她啼哭的慘，所以用了哀姜和杞梁妻兩個典故。

他這篇碑文很有名。蔡邕看後，題上八字，「黃絹，幼婦，外孫，齋白」，暗伏「絕妙好辭」四字。（見世說新語。）

王羲之寫的這文，是出現得很晚的，較古的書上都沒有提起過。直到董其昌畫禪室隨筆（卷一）中纔說到，其文如下：

余爲庶常時，館師韓宗伯出所藏曹娥碑真跡絹本示余，乃宋德壽殿題。元文宗命柯九思鑒定書畫，賜以此卷。趙孟頫跋，記其事甚詳，且云，「見此如岳陽樓親聽仙人吹笛，可以權衡天下之書矣」。當時以館師嚴重，不敢借摹，亦渝敵難摹，畧可彷彿於非煙非霧間耳。

。……（臨王右軍曹娥碑跋）

讀了上一段，可見這是宋代始發見的。董其昌所臨既非真蹟，當然是拓本，又可見此碑在明代已有石刻。三希堂所著錄的，是絹本真蹟，還是石刻拓本，現尙未能知道。

王羲之的偽帖原是極多的，這文是不是真爲他的親筆，或者竟是後人摹仿了他的樂毅論的筆法所寫，也是難斷。我們印在這裡，原不過和顧凱之的圖畫一樣，看一個約畧的影子而已。

至于東漢時所建的原碑，是早已失去了。

十四，五，廿八，頡剛。

五

這是從孟姜仙女寶卷中摘出來的兩個半頁，印在這裡，讓讀者看看寶卷的原本樣式。

寶卷中皇榜，祭文，書信，都照通行的式子書寫。這裡印的「正統十年」的祭文，即是秦始皇在捉到萬喜良之後祭天告神的話。秦始皇有了「正統」這個年號，於是明英宗就勦襲而用之了。

徵求

一• 在張四維先生搜集的雲南箇舊歌謠中，有以下的一首：

你是山中一塊柴，

拿來人間做骨牌：

麻索弔起梁山伯，

腰中緊記祝英臺，

低頭吃水孟姜女，

眼淚汪汪蔡伯喈。

可見孟姜女的故事有畫在骨牌上的，而骨牌上的孟姜女是在「低頭吃水」，正與陝西哭泉之說相符。我們徵求這副骨牌！

二·錢曾讀書敏求記卷二傳記類內有孟姜女集二卷，錢氏所作的解題如下：

……此集云，女姓姜，楚地澧人，行一，故曰孟姜。秦始皇築長城，夫范郎往赴其役；久不歸，製寒衣躬往送之。至則范已死，痛哭城崩，瀝血求夫骨，函歸。行至同官山，力竭死，土人卽其遺骸，立祠以祀。自元及明季，詩文盈帙，盡畧杞梁之名而獨稱范郎者，殆有所考而云然歟？千百年來，廟貌猶新，靈異如昨，一種貞烈之氣自在天壤間，予故錄而存焉。

讀了這一段，可見這書是湖南的孟姜女與陝西的孟姜女滙合而成的故事的結晶。他說「自元及明季詩文盈帙」，可見這是元明兩代文人對於他的歌詠的總結集。這書在孟姜女故事的研究上是何等的重要呵！錢氏述古堂的藏書是爲士林珍貴的，講究版本的人多能記其去處，他收藏的本這書現在還

在那一家，有人能知道嗎？若是因為牠是明末刻本，在版本上沒有什麼價值，所以任牠散失，又不知道這書的版子現在還放在同官山的廟裏嗎？我們徵求孟姜女集！

三·聽章廷謙先生說，紹興地方的風俗，死了人喚道士來作法事，內有「翻九樓」一項，在大桌子上放小桌子，小桌子上放大椅子，大椅子上放小椅子，這樣的疊至九層，作技的道士爬上去作出許多花樣。花樣中的一種，喚做孟姜女紡花。我問紡花的式樣是怎樣的，章先生亦不能知其詳，我們徵求孟姜女紡花的照片與說明！

四·本年四月二號，秦腔男伶崔靈芝與一千紅在天橋歌舞臺演哭長城，我很想去看，後來給別的事情阻住了。戲考所載的孟姜女劇，出于南方伶人所編，山陝梆子班所演想來總與此不同。我們徵求崔靈芝哭長城的劇本！

五・在本年四月五號的申報上，見越舞臺戲報中有萬里侯的劇目。越舞臺是紹興班，這萬里侯一劇是孟姜女的故事嗎？我們徵求萬里侯的劇本！

六・本刊附錄二所登的唱春調工尺譜是一種極簡單的譜，是一種原始的譜。伶人和妓女歌唱時所用的譜，當然加進許多花的工尺，如老六板的變為花六板一樣。我們徵求花的唱春調的樂譜！

七・去年常維鈞先生給我兩則通行北京的孟姜女歇後語：

〔一〕孟姜女拉劉海——哭的拉笑的。

〔二〕孟姜女的男人——填了餡了。

這類的歇後語想來各處都有，聚了攏來也可幫助我們瞭解民衆心目中的孟姜女。我們徵求孟姜女的歇後語！

八・鍾敬文先生從廣東海豐寄來一首關於孟姜女的邪歌，道：

四角面巾塗裏拖：

上繡龍，

下繡蛇，

中央繡出孟姜女，

邊頭繡出人讀歌。

四角面布塗裡披：

上繡龍，

下繡魚，

中央繡出孟姜女，

邊頭繡出人讀詩。

鍾先生注道，「塗裏，地上也」。他雖沒有把「四角面布」說明是何物，但我想，上面繡了許多東西而任牠在地上拖的，或許是裙吧。孟姜女是一個先喪夫而後自喪的人，在通常眼光中這人很是不吉利的，婦人肯把她繡在裙

上，也是很可驚異。但不知繡的樣子是怎麼樣。我們徵求孟姜女的繡品和繡品的照相（或粉本）！

九·聽徐旭生先生說，他家裏有一個北方老媽子，說孟姜女是從葫蘆中生出來的。可是她對於這個故事說不甚清楚，所以徐先生未得記錄。孟姜女生于冬瓜中，這是江浙間一致的傳說，看寶卷即可見。她生于葫蘆中，想來是南方的冬瓜的傳說傳到了北方以後的變化了。我們徵求孟姜女在葫蘆中出生的故事！

九·聽傅彥長先生說，一二年前，申報中王一之先生的通信，曾題起波蘭華騷（Warsaw）美術館內有孟姜女故事的圖畫。這畫是中國人畫的還是外國人畫的？畫中的事蹟是怎樣？這故事的圖畫共有多少小幀？我們都要知道。我們徵求華騷美術館內的孟姜女圖畫的照片及說明！

十四，四，八—廿九，頡剛記。

民俗學會叢書之一

孟姜女
故事研究集
第二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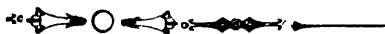
民國十八年一月初版

每册大洋三角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8416B



編著者
顧頡剛

編審者
民俗學會

出版者
國立中山大學
國史學研究所

印刷者
明星印刷局

總售處
國立中山大學出版部

分銷處
國內各大書坊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side, likely a page or chapter number.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side, likely a page or chapter number.

Large rectangular area containing faint, illegible text or a diagram.

Horizontal text centered below the large rectangular area.

Main body of faint, illegible text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